

目 錄

【散文組】

序	1
與宿舍獨處	金作獎/幼教系三 墨墨 2
咖 啡	銀作獎/中文系一 Magobi 6
青春住了誰	銅作獎/進學班中文系三 陳豫儒 9
舍我其誰	佳作獎/中文系一 愷樂 13
歸「宿」	佳作獎/外語系二 心生雨田 16
深耕綠緣	佳作獎/特教系一 柯孜樺 19
《之一》	佳作獎/中文系一 韓已微 22
恣意張狂-青春	佳作獎/輔諮系一 菜菜 25
綠園中成長	歷史系三 謝雯琍 28
離 鄉	財金系一 霧竹 31
日 出	中文系四 SUN 35
我的宿舍生活	農藝系一 三把刀 38
成 長	視覺藝術學系二 佐也 41
故園·往事	幼教系二 陳彥瀚 47
我人生的第一次住宿	農藝系一 涼拌黃瓜 50
蛻 變	木設系四 阿德 53
宿舍日記隨筆	中文系一 Cj 56
第二個家-最後之日	進學班中文系四 陳偉賢 59
蘭潭宿舍追憶	生資系四 蔡陳友 62

【新詩組】

憶 站	金作獎/木設四 阿德	64
道聲再常不過的問候.....	銀作獎/電物系一 樂芽	66
離 身	銅作獎/進學班中文系四 陳偉賢	68
那些閃著青春的夜	佳作獎/水生系一 羅仔真	69
寢室日常	佳作獎/中文系二 痕	71
從宿舍窗外望進室內是怎樣的風景....	佳作獎/中文系四 SUN	73
家的距離	佳作獎/微藥系一 歐怡均	75
生 長	佳作獎/植醫系一 喵鳴	77
住宿第一夜	農藝系一 三把刀	79
圖	農藝系四 江詹軒	81
離 家	財金系一 常竹	82
遇 見	視覺藝術學系二 佐也	84

<序>

◎學生事務長陳明聰教授

歷年來，本校宿舍陪伴許多離鄉遊子度過無數個晨昏，也留下了無限的回憶，更是同學們在嘉義大學生活的一部分。

本校現有學生宿舍座落於蘭潭、林森、民雄、新民4校區及民國路，隨著時代變遷與校園整體之發展，亦將規劃增建新的宿舍，同時整建現有宿舍，強化人性化和現代化的功能。

住宿生活，除了住在宿舍建物內，同時也與宿舍內的「住民」朝夕相處，也和宿舍周遭環境有著密切的互動。無論是曦光照拂的時分、獨寂的長假的夜晚、或享受湯圓的寒冬，這個「家」都留給同學滿滿的回憶。

為了讓同學們可以透過文筆，記錄大學成長心路歷程與回憶，並抒發情感，本校生活輔導組自2016年起舉辦「愛舍文學獎」活動，今年是第三屆了。透過公開徵稿方式，讓同學們投稿，今年徵文作品比去年增加了10件，其中散文有20篇及新詩有27篇。所有作品經評審們共評選出，散文金作獎—作品「與宿舍獨處」；銀作獎—作品「咖啡」；銅作獎—作品「青春住了誰」和佳作獎5篇暨新詩金作獎—作品「憶站」；銀作獎—作品「道聲再常不過的問候」；銅作獎—作品「離身」；和佳作獎5篇。另也擇優選出15篇優良作品。

第三屆「愛舍文學獎」優秀作品集能順利出版，除感謝所有同學的踴躍參與，寫出如此動人的文章和新詩，更要感謝生活輔導組同仁們用心的辦理本項活動。

2018年6月序於學生事務處

與宿舍獨處

金作獎 作者 / 墨墨

人生中每個第一次總是讓人難忘，第一次到外地讀書，第一次與其他同儕蜷居在六人房裡，第一次管理自己的作息，還有，第一次在偌大的建築物中獨處。

那是在我大三放春假的時候，適逢清明，學校慷慨的給予學生為數九天的假期，我卻因為打工的關係不能回家。看著室友一個個整理行李離去，室友 A 還不忘囑託我幫忙給桌上的多肉們澆水，我知道，不到假期結束的前一刻，他們是不會回來的。心裡突然漫出些許惆悵，不僅假期雖長無法歸鄉，也沒辦法藉這難得的空閒與朋友遠遊，大部分的時間都得在寢室裡念書或出門值班。而比起出外打工，我更害怕夜晚得獨自在宿舍度過，面對其他五張空盪的床板。或許每個住宿生都曾經聽過某些傳聞吧，例如半夜椅子被拉開的聲響，突然搖晃的木床，外面門把的轉動聲……雖然大多都是半夜歸來的室友製造的日常，可當夜深人靜我獨坐的時候，學長姐繪聲繪影、煞有其事的表情與驚悚的語氣，仍鮮活地在腦海裡上演。

已經住了三年的宿舍，但半夜上廁所仍需要室友陪同的人，大概也只有我吧！

出門前我特地將走廊的燈打開，以免夜裡歸來時得面對一片黑暗，但晚上回到宿舍時，不知是哪位住戶有隨手關燈的美德，迎接我的只有大廳裡微弱的燈光，放眼望去，昏暗的走道、與往常不同的靜寂，讓熟悉的居所變得像是遊樂園的鬼屋。當我按下電梯按鈕時，電梯門緩緩往兩旁敞開，裡面的電燈瞬間「啪」的一聲亮起，整部電梯像怪獸的血盆大口一樣對我露出噬人的微笑，彷彿下一秒就會將我吞吃入

腹。我打住了想像，免得接下來會自行幻想出可怕的電梯驚魂，我的宿舍人生要上演的是青春校園劇，鬼故事與安分守己的大學生是八竿子打不著一起的！由於剛在大廳看到樓上的走廊燈都沒亮，到達三樓時我打開手機附帶的手電筒往前一照，出現在電梯門前的卻是張人臉，我們對視片刻，那張臉突然放聲大叫——

原來是隔壁房同樣沒回家的住宿生呀。

互相尷尬的道歉後我逃回了寢室，剛想關門時對方卻朝著我喊：「同學不好意思，請問你有空嗎？如果可以的話能不能陪我到頂樓收衣服？我一個人有點害怕。」想起她剛剛扭曲的表情，為了不讓宿舍在假期結束後傳出頂樓有只女鬼會在夜晚尖叫的傳言，我毅然決然地又踏進電梯，任由對方全程抓住我的肩膀，小心翼翼的蠕行。好不容易抵達目的地，鄰居進曬衣棚的時候我無聊地抬頭看著天空。少了光害與空氣汙染，民雄的夜空總有繁星無數，襯著遠方高速公路上的燈光，那樣的畫面美的像幅畫。

「很漂亮對吧？」鄰居抱著衣物走到一旁，靠著矮牆朝我微笑。「大一國文課不是要拍嘉大之美嗎？那時為了拍夜景，我跟組員一起在這裡蹲伏到凌晨，就為了拍滿月時火車經過的畫面，夏天的蚊子又多半聚集在頂樓，拍到後來我還以為我們是來供血的祭品。」她看著遠方的鐵軌，說到最後表情落寞，轉身看向我，「同學你怎麼沒回家？」

「因為打工找不到人代班呀，不然我才不想留在這裡呢！明明平常的宿舍人多的連等個電梯都要好幾分鐘，放假時怎麼那麼可怕！」彷彿找到同伴，我踢著矮牆，反問：「那你呢？難得的春假怎麼也不回家？」鄰居露出我看不懂的笑容，轉移了話題：「白天的宿舍與夜晚是不是很像兩個世界？明明早上不管房間還是走廊都照的到陽光，

晚上卻只要不開燈就看不清眼前的路。」她頓了頓，「以小說來比喻的話，白天的宿舍不管是大廳還是寢室都像能上演各種青春的校園小說劇情，晚上就只能是路邊那種二十塊一本的恐怖口袋小說。」我剛想開口，對方自顧自的繼續說：「但就是因為這樣才能遇到不同的事情，剛剛我本來想著既然要自己到頂樓，不如想像個密室逃脫的劇情，結果剛要進電梯就被抓到了。」

「把害怕的事物想像成有趣的情節，整個世界就會變得不一樣。」鄰居說完便將懷中的衣物遞給我，朝著天空張開雙手，說：「就像我現在告訴你，因為我是第一個在頂樓吸收日月精華的學生，等等我們下樓時絕對不會遇到可怕的事情，聽完後你是不是覺得氣氛不一樣了？」

與鄰居在頂樓聊了當初拍嘉大之美的過程，三樓哪間浴室的熱水比較足，稍稍抱怨壞了送修卻又馬上壞掉的一樓影印機等等話題後，我們各自返回了寢室。房間如同下午離開前的空盪，但想起鄰居剛剛說的話，我不怎麼害怕了。椅子拉開的聲響，風吹過樹葉沙沙的聲音，在我心中不再是學長姊口中的恐怖劇情，而是宿舍在用各種方式對我這異鄉人說著：「別怕。」

我不再將聽覺交付機器裡的音樂，抱著浴盆走過空蕩的走道時，腳下那咚咚的聲響與遠處呼應的回音顯得是那麼的可愛，放輕步伐與重重踱步，想像走廊是黑白相間的琴鍵，我與影子共奏一曲。寢室裡，少了室友們的碎語交談，悠閒的看書時光是安靜的，桌邊的手機是安靜的，就連抽風機風扇的旋轉聲也安靜了，那一刻，紛雜的心終於得到寧靜。

我的心終於沒有對孤獨的恐懼，所以它和善的擁抱我、沉澱我。

以往狹小的六人房，人聲雜沓的宿舍，那一夜，我第一次與自己獨處。



咖啡

銀作獎 作者 / Magobi

夏的腳步漸漸近了，瑟音敲響了不安的序章，替惶惶而惴慄的學子們演奏一曲離別的圓舞曲。人們是善變的，初識之時總帶著觀察和品味，後來或許是後知後覺的發現：「啊！原來跟我一樣。」人也是殘缺的，總沒有一把適合丈量所有人的尺，喜歡把自以為的以為套用在平均而普遍的大數據之上。像是嘈嘈的下里巴人貼上了一曲陽春白雪，然後指著它說：「就你不合群！」

那是個返鄉的時節，是個只剩你我的夜晚。那時我不經意的在你眼中瞥到寂寥的月，或許也不過就只是個孤寂的人。稍嫌擁擠的六人房中現在只剩下了答答答的鍵盤敲打聲，我自作多情的在你的背影中望見了一抹不被理解的莞爾。我試圖曲解你神秘又略顯無奈的背影，將這種奇異的光景化成一闕詞、一首絕句，只要不是一本已然亡佚的古書便可。我緩緩的啜飲一口咖啡，被苦味浸染的味蕾像是在對著我訴說著其實你我都還未長大，大人的苦味竊笑著嘲諷裝作成年人的小孩子，像是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在重蹈歷史的覆轍一般。

我喜歡在月夜裡從陽台眺望外邊的世界，讓並不涼爽的风擱在我的面頰上，一掌一掌的嘗試透漏些甚麼來自遙遠某處的訊息，像是來自大海另一邊的瓶中信，裏頭可能是船難倖存者的最後請託，也可能是海中孤島中的探險家冒險日記。這陣風般般急切地想要告訴我什麼呢？我不知道。是在告誡我懶惰的生活會帶來精神的腐敗？抑或是囫圇吞棗的學習並不代表我真正理解了古人精妙的思想？我真的不知道。如同我不知道那個孤寂的背影所代表的意義，我像是與父母走散的稚童，不知所措的徬徨在攘來熙往的街道上。

隔天，我信步走在沾滿日光的道貫橋，數著銜尾蛇一般的咬著尾巴的車流，嘗試把困惑的心情讓奔馳而過的車輛帶走。抽刀斷水水更流，繼續存在的不只有水。

倏地，我在刺眼陽光之中似乎看見了一個熟悉的、哀愁的背影。他悄悄的隱身在歡快的群眾中，像是一條躲在水草裡的小魚，用保護色來偽裝自己。我不免再次憶起那彎寂寞的月，像是低調的張揚著自己有多麼無害。在我心中正構築著一段又一段支離破碎卻又無比清晰的想像時，他早已再次溶入沾滿陽光的校園之中，留下只能怔怔的站在道貫橋上的我，以及無數掠我而過的車輛與行人。究竟是我自作主張的認為他孤獨？還是我真正從那細小的身軀中感受到了來自荒野中的寂寞？我還是不知道。

科技的發達縮小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卻也同時拉開了心與心的距離。膽小如我只能從通訊軟體上與他接觸，透過貼圖、表情符號來隱藏兩個人的真正心思。手機裡頭看似熱絡非凡、聊得天花亂墜，然而我們卻連對上目光都像是在清除地雷一樣的謹慎小心。我只能再次喝了一口咖啡，同時報以一個訕訕的微笑。尷尬的沉默再次降臨在寢室裡面，就連呼吸聲都好比轟隆巨響，一觸即發的氣氛就像是在等待著一方說出第一句話，如同戰爭時發出的第一聲砲響。

我緩緩的深呼吸，並且說出了第一句話：「你怎麼都不回家呢？」

他遲疑了一陣子，猶豫的說：「我不想看到我家人。」他的臉帶著明顯的不安，像是做錯事的小孩子害怕被責罵，卻又希望得到一個原諒。原諒他說出了心裡頭無法傾訴的情緒與痛苦。老實說，我並不知道如何回應這種難以啟齒的話題，有一滴冷汗慢慢的從我的脖子流下，我甚至覺得他的目光已經看透我內心的後悔與困窘。慶幸的是他

似乎被開啟了話匣子，滔滔不絕的開啟了我們之間實際上的第一次對話。而我也樂於當一個傾聽者，我更想透過這難得，甚至有些偶然的機會認識他。

人是容易習慣的生物，不到半小時，我們之間已經可以熱絡的聊著社團、學業，甚至是未來的夢想。時間過得很快，像是一枝已然發射的弓箭一樣流過。而話題終於結束，我們兩個臉上都帶著笑容，即使我們似乎還未成為朋友，但我想，我自以為是地想，再過不久，我或許可以理解他眼中那一彎孤寂的月。

我並不知道那天的一席談話帶給了我們什麼改變，也不知道我倆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我們後來並沒有更多像是那天的談天機會，他也是一如既往的孤僻，我依然常常在面對他時感受到不知所措。甚至也不會有更多的交流，但是我總覺得們的關係和初識之時有所不同，有了一些細微的改變，我還是什麼都不懂，像個仍在學習如何表達的嬰孩，想要將這種懵懵懂懂的感覺清楚的表現在文字或語言上。

一樣又是個返鄉的節日，一樣又是個只剩我們的晚上。我依然啜飲著帶著苦味的咖啡，甚至連安靜都是一樣的。然而時間已經悄悄來到即將分別的季節，我再次眺望著月夜，享受沉重濕熱的風，讓它輕輕拂著我的臉，我依然不懂風想要告訴我些什麼事情，但是我感覺它似乎對我溫柔了點。

而我手中拿著另一杯咖啡，走到他的身旁對他說：「你要喝嗎？黑咖啡。」

青春住了誰

銅作獎 作者 / 陳豫儒

「逼—」墨綠的大門，上面有斑駁的歲月痕跡，跟著宿舍工讀生的腳步，她細細地向我介紹我來嘉義的第一個家，但這些我都沒有認真傾聽，我細數著牆上的一道道痕跡，這裡曾經發生什麼事，亦或是將會發生什麼事。

長廊伴隨著微風徐徐吹來，這裡有三間房間，七個故事，來自各地，坐落嘉義。

「嗯—」深吸一口氣，我閉上眼睛，空氣中夾雜著不同的感覺，有都市汽車的喇叭聲，那清脆的高跟鞋聲，有些急促；有鄉村稻田清新的草味，那紅磚瓦房的煙囪傳來陣陣佳餚味，有些靜謐，我猜想她們是俏麗的都市女孩，還有戴著黑框眼鏡，埋頭苦讀的鄰家少女，然後我笑了，不一樣的人擁有不一樣起承轉合，在我的青春歲月裡輕輕描寫著，開啟全新篇章。

「嗨~」似乎是注定的緣分，我們相視而笑，開始七個章節，一個故事，羞澀的自我介紹，訴說著各自家鄉的傳說，我們來自北中南，北部的孩子，舉止優雅，談吐低聲細語，歌聲裊裊，給人輕鬆的感覺，中部的孩子，笑起來特別燦爛，大喇喇地，道地的台語，相處起來像姐姐，談心的朋友非她莫屬，南部的孩子，總將美食食譜細細與我們分享，我們在這離家住宿的第一夜，便撇開尷尬，大膽的表現真誠的自己，說好之後的無數日子裡，互相琢磨，互相包容，在洗澡時放聲高歌，在寢室裡閒話家常，讓歡笑聲震耳欲聾，直到保全聲色俱厲的警告，要我們別擾亂了這美好的夜晚，這屬於我們的一個夜晚。

說好了，要一起走到穿上學士服的那天。

想著想著，如今已是二十初頭了，這幾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清晨的陽光爬上了我們的床，金黃色的光落在我雪白的臉上，印入眼簾的是，刺眼的光芒，揉著滿滿黑眼圈的眼：「呵…似曾相識呢。」我曾想那十八少女是不是期待著那道光芒是未來閃耀的新星。跳下床，放任床鋪上不規則形狀的棉被曬著日光浴，第一天的生活，格外刺激，吸取名為自由的空氣，遠離被束縛的塵囂，沒有父母親的句句叮嚀，歡心鼓舞地開啟大門，仰頭看向天際，陽光是熱情的，城鎮的熱鬧劃破天際，商店街的叫賣，便利商店的歡迎光臨似乎都在耳邊細語，早安。這裡是位於嘉義市民國路的進德樓宿舍，庭園式的建築，青綠的植物，它們總在腳步下悠遊的吸取大自然的芬多精，行光合作用，美麗的大地，快樂的獨立生活，那年我大一。

搖醒夢鄉裡的睡美人，點醒她們時針無情的持續運轉著，時間的空隙不容許我們一點怠惰，美好的清晨，我們起身擠進幾坪大的浴室，一起咬著嘴巴的泡沫，吱吱唔唔的討論早餐，包上背包，我們開始採購生活用品，啃著土司夾蛋，規劃著屬於我們的點滴。如此簡單的生活，來自 410 寢室，我們總以為人生會風平浪靜，在年少輕狂的年代，只要盡情揮灑青春，直到 2019 的畢業典禮，而現實的人生，不忘提醒我們，該試著振翅飛翔，我想沒有大風大浪的洗禮，哪換得來疾風勁草的我們。在大一下學期，我們各自就在嘉義的各個角落，為自己謀生。

一個無知天真的新鮮人，還沒享受大學的精彩活動，便提著工作包，奔走在社會的階梯上，顯得沉重、無助，每夜每通電話，每分每秒的思念，家人的句句字字來的溫柔，有依靠。歷經幾次工作機會，

大家逐漸堅強、沉穩，牽著彼此的手，手中的繭，摩擦著我們的意志力，臉上的笑容有了幾分疲憊，直到穩定工作，身上也以傷痕累累。隨著地球自轉的軌跡，忙忙碌碌的揮灑汗水，滋潤生活，我想這是我們得來不易的革命感。而每逢佳「期」大家也不忘自己是學生的使命，就在鍵盤上跳華爾滋，為了趕那時間所剩無幾的報告，帶著半哀怨的心情，準備期中期末的考試，冷不防的，書本上的壓力一襲擊而來，就將自己埋沒在咖啡、維他命的環境中，與晝夜為伍，在教科書在說文解字，明白知識，好打擊一關又一關的難題。

好景不常的，命運總會在美好日子裡偷襲，我們在各自的理想觀念上打了結，在升上大二不久後各自飛，在沒有遮風避雨的港口，我們在現實的社會裡，背負著超載能力的租屋壓力，如同身在峽谷中微小的蜜蜂徘徊在深不進底的人生十字路口，看不見答案，峽谷不是庭園，翅膀不如老鷹的強壯，人生路上我們碰壁了，如同大風大雨的海灣，敵不過大風大浪，此時，想念起溫暖的避風港，我們再次聚集，那是大二的下學期。

景物依舊，人事全非的，不是每隻蜜蜂都回到這個港灣，但是卻有了新的使命，蜜蜂蛻變燕子，時而回老家探親，時而成群結隊的雲遊四海，我們更加珍惜彼此，尊重彼此，也多了幾位有同樣使命感的夥伴，受到現實社會的洗禮、蛻變，多了在感情跌倒的潸潸淚水，多了在孤獨夜晚的喃喃自語，多了在人生課題的重重難關。

我們已經不同以往。不變的是，約定好的學士服。

一眨眼，又將會是幾千的歲月相伴。

「早安。」沒有以往的青春活力，如今大三生的我們用簡單的語氣，表示最深沉的感情。「今天一早的陽光似曾相識呢，時間好像回

到小大一的我們。」我輕輕的追溯，然後，我們笑了。

宿舍，是練習獨立的地方，是結識朋友的停靠站，是可以呼呼大睡，傾吐淚水的彼岸，另一頭是未來穿著學士服的我們，向歲月封存的我們。

「逼—」墨綠的大門，上面有斑駁的歲月痕跡，聽著自己的腳步，在幾步路，我們就要畢業了，此時是大三的炎炎夏日。



進德樓

舍我其誰

佳作獎 作者 / 愷樂

我回來了！

熟悉的味道，熟悉的問候，不由自主，沒有理由，沒有猶豫。這是我的家。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在這片段的大學時光中，它卻佔據了我大學生活重要的時光。那是我的家，我的避風港，有我的家人，有我的一切。

拿出鑰匙，轉開鎖把的那一瞬間，撲鼻而來的是刺激的消毒水味兒，還有房間悶久了的味道，接著腦中的一幕幕，相關的照片，躍出，一模模一樣樣，在那之前，看過了無數次網路上的圖，想像過無數次未來的生活，期待過無數次，我的室友，我未來的家人、陪伴。

初來乍到，陌生，緊張，內心卻期待不已；熱情的招呼，嘗試著搭話，尋找共同的話題，建立心的聯繫。我在和我的未來建立感情，我在跟我的未來培養默契。

窗外的艷陽，照著我發熱，拿著抹布，仔細地擦著每個角落，彷彿在探索，彷彿尋覓著，期待新的發現，汗水濕透了我的衣服，爬上我的床，默默品嚐著居上的感覺，潔白的牆壁，流露著冰涼的氣息，我貼著，手撫著，像在進行交流般，捨不得移開。一切都太新奇了！

期待著開門進來的下一個人，不時盼望著路過的同學是不是我的室友，仔細地端詳，默默地觀察著，眼珠子轉動，透露著我的期待與焦躁不安。因為在茶會中，有學姊提到「雷室友」—所謂的生活習慣差，或是很不盡人情的室友，在進宿舍之前，深怕自己會遇到，看著人來人往經過房間門口，心中的焦躁與不安漸漸浮現。

空空如也的櫃子、衣櫥，慢慢地填滿，擺放零食、梳化用品，似乎在宣告著——這是我的。在這偌大的空間中，依然有著個人的空間，依然有著只屬於我的新天地。原來宿舍生活是這樣，有自己的床，自己的衣櫃，還有自己的書桌。

隨著深夜的到來，一間房中，在午夜時分，我們六人彼此都在各自的床上，或坐或躺，有的抱著棉被，有的抱著枕頭、娃娃，開啟了，秘密之門。

各自說著自己的來歷，經驗，軼事……。有人來自北部，有人來自中部，也有人來自南部，談著在自己家鄉，自己的高中生活，有歡樂，有憐憫，這是只屬於我們的時光，只有我們六人的，特別的，那些夜晚。女孩們總有說不完的話題，沒有停止的笑聲。這種熱情持續蔓延著，啊！這就是宿舍的感覺！

我沒有遇到「雷室友」，在第一天，我們很快地達成協議，很快的熟悉，試著融入彼此的生活，把一切的一切都攤開來講；生活習慣，睡覺習慣，個人禁忌，還有喜歡的東西跟事物，這無非是增進感情最快的方式，畢竟感情是需要經營的。

一起吃飯，一起訂飲料，她們是我最親的人。有開心的事，想要第一個跟她們分享，有難過的事，想要第一個得到他們的安慰，因為這是我的家，我的避風港。他們會傾聽，會給我意見，他們也會安慰我，做保護我的那雙隱形的翅膀，默默地陪在我身旁。

夜幕的降臨，在第一天，我想家了。懷念家裡的味道，懷念爸媽催促我去睡覺的聲音，我打了通電話回家，我的室友們加入了我和家人之間的對話，她們讓我感覺到，「家」的存在。熱情的打招呼，讓

我父母對他們都留下了好的印象。雖然平常的獨立，讓我習慣一個人的生活，卻讓我更重視了「家」的溫暖，而 7414 就是我的溫暖。

我們的感情，從陌生與不熟悉，到了現在，無所不在的默契，一個簡單的表情，或是一閃而逝的眼神，就能知道對方的想法，這無不是家人嗎？聽著系上的其他同學，講述著他們的自己的室友，有的習慣太差，有的甚至沒有禮貌，頓時，我的內心澎湃不已，多麼的幸運！

在學校中，大一的生活，我過得既簡單又樸實，沒有太多的雜事要處理，沒有系上球隊的練習，沒有系學會的會議要開，而在這安逸的生活中，點亮一切的，就是 7414，我的多彩多姿都來自於這裡；我介紹班上的同學給室友認識，我的朋友也是他們的朋友，大家的包容力很夠，總是和樂融融，而這也是我們常常被誇讚的，最令人稱羨的。

假日回家，或是放著長假，我們的群組，提醒總是響不停，好像在催促著我們，趕快回來，我們想你，不用太多的冗詞贅字，我們心緊緊聯繫著，這是我大學生活，最燦爛的時光，最難忘，也最值得回味，有了她們，我的大學生活更完整，也因為有了她們，讓我即使身處異鄉，也能感覺到家的溫暖。

很可惜的，大家有著各自的人生規劃，也許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們將不再是彼此的室友，但是我們依然還是彼此的朋友，最靠近也是最近進我們的家人。

始終不會忘記，那句熟悉的——「我回來了！」

歸「宿」

佳作獎 作者 / 心生雨田

「爸爸媽媽再見，路上小心！」關上車門，向親愛的父母親揮手道別。轉過身，看見的是灑在月光下的昏黃宿舍大廳，我輕快的拖著行李向前邁步，白色的大理石台階沾著幾行泥土腳印，想必同學們也都各自回宿了吧！新一周又開始了，回到這既溫暖又樸素的宿舍，回到這有夢的歸宿。

這裡是個充滿夢想的天堂，在每個年輕活躍的心房裡，都住著一股懷抱理想的憧憬，也可以說是一種很強的抱負吧！雖然看似不起眼的小小空間，大家卻都有自己的一片天空。有人在床邊貼著一張又一張大大的偶像海報，不忘連夜追劇，搶演唱會票；有人很愛蒐集玩偶，即便只是一張六尺乘上三點五尺的單人床，還是可以擠下幾十隻的娃娃；有人熱衷於閱讀，不僅想盡辦法將書櫃塞進上百本書籍，連床頭床腳都留下著他藏書的足跡；有人喜歡化妝，每天除了幾小時的上妝，嘗試著各種品牌的化妝品，還不忘觀看youtube的上妝頻道；還有的，則是中規中矩按時上課，寫作業，準備成為一位自己心目中那理想教師。

宿舍是我們共同的家，就像一個永遠都可以上岸的避風港，在漫漫的求學路上，刻畫下無盡而甜美的回憶。雖然這已經是不知道有多少屆學長姊住過的地方，但在這老舊的建築裡，卻藏著如水晶般晶瑩透亮的黃金記憶球，它的年齡不曾老去，只因為擁有著源源不絕的黃金記憶球，這將一屆屆伴隨著它，讓宿舍的溫馨氣氛，不論到了甚麼時候，都能不斷的綿延下去。

曾經一同上課，一同吃飯，一同化妝，一同約出去看電影，一同

搶宿舍電梯，一同為室友慶生，一同在地震時避難，一同騎機車夜衝，一同熬夜拼過期中考……。當失戀傷心的時候，借他們的肩膀一靠，盡情地宣洩內心的孤單和苦悶；當刮刮樂中獎的時候，藏不住內心的喜悅在寢室尖叫，隨後請室友們喝飲料慶祝；當期末考快到的時候，大家都有默契的靜靜讀書，不在室內閒聊，或是相約到一樓自修室用功；當寢室有蟑螂或是蜘蛛的時候，尖叫之餘，總是會叫隔壁的同學來以最快的速度幫忙抓離現場；當公共空間的水槽有廚餘出現的時候，抱怨個幾聲，還是會相邀一起幫忙清理，維護整潔；當某知名品牌的保養品在大特價的時候，總是相邀團購，為了就是省下那一點點運費的支出……。在這裡，有歡笑，有傷心，有失落，也會重新一靠著彼此的力量站起來。這些閃閃發亮的黃金記憶球，一顆顆被運輸到大腦庫存區，深深地封印在每個人心中，成為生命成長過程中那道彩虹之橋，引領著這顆心，去往那渴盼已久的夢想國度。

宿舍裡的點滴總是那麼的令人回味，每當憶起過往發生的總總，嘴角都會不自覺的露出一絲絲笑意。至於那些在某些時刻中發生的不愉快，也都在“一笑泯恩仇”的豁達和大笑中被拋到九霄雲外。每個人都來自不同家庭，個性也不盡相同，連自己的兄弟姐妹彼此間都會發生口角，更何況是來自四方、不曾相識的朋友呢？脾氣上的不合、習慣上的差異、理念上的不同、處事上的快慢，彼此間的摩擦在所難免，但是當各自靜下心來反觀內省之後，獲得到的友誼更是刻骨銘心，甚至成為彼此一生中不離不棄的好朋友。

可曾見過不是姊妹，感情卻勝過手足的好朋友嗎？這群人就在我的寢室裡。離鄉背井來到了這間學校追尋自己的夢想，漂泊在外的心靈渴望獲得如親人般的關愛，因此來到異地求學的我們更會依賴宿舍的溫暖。而寢室的同學就像是親手足一樣，關懷著彼此的生活。面對

晚歸的室友，不忘在他的桌上貼上一張關懷紙條，即便只是短短的幾行字，也會讓人感到徹骨的窩心；每每有什麼好消息，第一時間永遠是通知室友一起搶好康；到了連假期間，出遊時也會記得帶伴手禮回去與大家分享，除了品嚐美食，更重要的是繫住大家那顆需要被呵護的心。每個人在彼此心中都擁有一個專屬臥室，久而久之，在不知不覺中就營造出一個即便在外求學，也能夠像是在家裡一樣無憂無慮、互通有無、輕鬆自在生活的「家」。

多麼慶幸能夠有擁有這樣一個美好的歸「宿」，它之所以美的原因並不在於擁有像是五星級旅館的外觀，反之，是一棟十幾年歷史的建築物。但是在這乘載著多年歲月的處所，卻醞釀著永遠留在彼此內心深處珍藏的黃金記憶，並且孕育出一代代為社會創造未來的優秀人才，它呵護著每個人的心成長，而大家也共享著它帶來的喜悅。

在這寧靜的夜裡，揮灑在月光下的，就是學生時代，親愛的歸「宿」。

深耕綠緣

佳作獎 作者 / 柯孜樺

在綠園的這一房，我們撒下種子，靠著努力而真誠地耕耘，讓專屬我們的綠緣生長茁壯。

所有的相遇，都會有一段害羞生澀的初見面。那一天，我與微風一同踏入陌生的房門，樸實的室內設計搶先映入我的眼簾，房裡充斥著清潔劑遺留的香氣，冷氣的籠罩下，我們默默地整理自己的行囊，直到夕陽餘暉的午後，來自臺北，兩百七十五公里之外的她，已倒頭大睡，在這小小的房間裡，她是最遠的相遇。害羞生澀的傍晚，我們六人圍在一起共享第一頓晚餐，談天說地直至深夜，那個繁星點綴的夜晚，我們之間因真誠及歡愉而增溫。

即便相遇短暫，也會有個無法釋懷的離別。來自臺中的她，在那晚的初見面後，因為踏入異鄉的陌生感，而後三天她都與家人同住在外，當她再次踏入房門，就是我們彼此道別的時刻，她告知我們五人，她即將休學的消息，即便彼此不熟悉，我們心中卻有些不捨，在一個忙碌的午後，我踏進房門，只見有著她風格的擺設消失在我們房裡，她留下了一枚藍色的垃圾桶作為短暫相遇的禮物，每當我丟下垃圾，彷彿就能體會到歸有光睹物思人的感受。有時候，我們甚至會想像，如果她還跟我們同住，不知道我們之間的回憶，會不會再多幾分有趣或溫馨，她的離別，像是又被微風吹起的蒲公英，無論她最後落向何處，我已在心底默默種下對她的祝福。

每一段相遇，都有段獨特的故事。來自距離嘉義兩百七十五公里以外的她，稚嫩的外表掩藏了大我足足三歲的年紀，記得第一天踏進房門，除了大家忙碌的背影，我也被她的書櫃給震懾住了，政

治學、語言學及各式各樣的書籍，心中不免對這位陌生人幾分敬畏，還有她那在陌生人面前倒頭而睡的不拘小節，我彷彿看見竹林七賢的身影，跳脫歷史課本投射在我的眼前，如竹林七賢般的瀟灑之下是堅毅的勇氣，她經歷了兩年的考試來到嘉義大學，即便迴盪在耳邊的諷刺、反對的言語周旋兩年，她仍做到了，她仍證明了自己的選擇；距離一百一十公里以外的她，傻裡傻氣的外表，有著可愛的性格、屬於自己的幽默感，還有聰慧的思維，同年紀的我們，總是一搭一唱，房間內總是充滿我們的笑聲；距離六十五公里以外的她，來自臺灣最有歷史文化的城鎮，她有著可愛且稚氣的外表，但一談論到生物學就瞬間轉為最嚴肅的神情，大我一歲的她，也非等閒之輩，她歷經一年在學間準備考試的旅程，從自己家鄉的最高學府到了嘉義大學，即便蠟燭兩頭燒，她也具備堅毅的勇氣，為自己所擇，昂首闊步；與我同為四十九公里以外的她，我們來自同所高中，在名為綠城的大校園，我們互不相識，但在名為綠園的小寢室裡，我們相遇了，她是位理性且怡然自得的女孩，平時沉默寡言，必要之時，便能一語道破人心。我們在這小小的空間裡，互相包容，互相照顧，彷彿農田裡的農夫，悉心且真誠地照料自己的田地，而我們默默深耕的是得來不易的緣分。

我非常肯定，我們六人的相遇，很可貴也很美好。如果去年，我們六人沒有做出相同的選擇，或許，在未來的某一刻，我們仍然可以相遇，但可能只是擦肩而過。我們能夠在時光逼迫彼此長大的那一個月，做出相同的選擇，便是屬於我們共同耕耘中，難能可貴的一枚種子；尤其是來自北方，兩百七十五公里以外的她，以及來自南方，六十五公里以外的她，靠著自身堅毅的勇氣，一同與我們開闢一片綠意盎然的田地。歸屬不同系所，課程皆很緊湊的我們，

偶爾會相約一個夜晚出外聚餐。在我滿十九歲的那天，我第一次在異鄉慶祝，也第一次與家人以外的她們同度。我不禁渴望，十年後、二十年後的我們，仍能同桌相聚，共度每一個值得舉杯同慶的日子。接續現在的我們，因為彼此深切且真誠的耕耘，讓最初的緣分如繁茂的大樹般開枝散葉。

每一段相遇，必會有段刻骨銘心的離別。盛夏再次逼近，提醒著我時光飛逝。未來有著許多的不確定性，不知何時會道別的我們，只能靜靜地珍惜一同窩在這片田地的時刻。倘若說再見的時刻到來，那份情誼也將深埋在彼此心中，變成珍貴的回憶，並永遠如初見面時般的翠綠鮮明。



《之一》

佳作獎 作者 / 韓已微

第一次見到你時，看上去容貌有些蒼老，帶著一點陌生的疏離和對於大學的憧憬，像是對於一件新事物般的新奇，至今慢慢地用了快一年的時間去認識你。在你身上，我經歷了無數的人生時刻，剛入學時，即使交到許多朋友，但那種感覺總像絢爛的煙花開綻，彷彿轉眼便會瞬間消失，撲朔迷離的仍不適應，搭配上我與對方的差異，歸屬感這種東西，似乎還需要一段時日才得以培養，於是，便會想念遠在家鄉的父母，從小到大，父母就像一條小河，促使我能安穩地流呀流的，流過人生每個重要的階段，即使路途上經歷風雨顛簸，可他們散發出來的溫柔水氣，總能帶我安然度過一切。

我住在你身體的某一處，我是渺小的之一，更是與一般人沒有不同。

我同樣會脆弱，並且遺傳到萬物的本性，在某個容易感性的夜晚，感受到那種無法說出口的孤寂，宛如隨風揚起的塵土一樣卑微，可我不能逃脫。你的最高處是我的秘密基地，白日時，陽光照射在你身上，熱得我都覺得疼，我望著曬衣棚下的衣服隨著風微微飄起，總覺得他們都有了生命似的，到了夜晚，顯然和白天有了不一樣的景色感受，那時只有幾盞燈陪伴著我，偶有幾位同學三三兩兩的一同相約曬衣，其餘時間倒也挺安靜的，我拿著手機，便隨手創造了好幾個世界，和高中摯友分享近況、和爸媽寒暄閒聊，每個對象於我而言都是一個世界，把手臂將他們全都圈起來，他們就是我的全世界。

記得我第一次來到你面前，忙碌了一陣後，和室友們短暫熟悉了一陣，梳洗好自己之後，寢室的燈猛然暗下，我躺在床上，聽著室友們的平穩呼吸聲，節奏平穩的無法挑出破綻，而我仍睜著大大的眼睛，

在一片漆黑中找尋我似乎還未到站的睡意，然而這趟列車終究未曾開向我，不知不覺，我竟一夜未眠，只能硬著頭皮頂著眼眶下的烏青去繼續那日的活動。如今，在我經歷忙碌的活動，或者是一天的疲憊無法紓解時，那張單人床就像我的一方天地，他容納我的辛勞與倦意，更給了我一份屬於自己的歸屬感，讓我感覺即使是渺小的之一，我也能渺小的怡然自得。

人來人往中的萍水相逢，即使大家可能都相互不認識，卻都因為你，能有了熟悉的契機，比如在浴室的洗手臺、在時常生氣尖叫的脫水機前，甚至在總是擠滿人的電梯裡頭，一個微笑、一個眼神、一個善意的舉動，都能在不知曉對方姓名的情況下，依稀記得那幾張臉，甚至為了這幾個出其不意的邂逅，暗自覺得幸福和欣慰。你看似乎庸老舊，卻默默伴隨著我成長，不管是第一次接觸特技項目的啦啦隊，還是第一次上台報告緊張到睡不著的夜晚，那些放置在書櫃中的書本，和一些帶著獨立心情自行採買的生活用品，還有用盡心思一筆一筆整理出來的筆記，都安安靜靜的躺在你的身上，你總是不發一語，見證我的欣喜與悲傷，在季節交替、沉悶兩日中，與我共同沉默。

「妳要繼續住宿舍嗎？」其實我也有些遺忘自己當時是怎麼回覆的，大抵是「目前比較傾向住外面」或是「還沒有決定」之類的語句，回首這半年多的宿舍生活，每當往窗子的方向望過去，只能看見翠綠的樹葉緩緩搖曳，每天的開始，或許是疲勞的、平淡的，但不可否認，是你伴我度過這些從青澀轉變為熟練的青春。外面的世界繁華閃爍，卻又不得不承認他其實很荒涼，比起熱鬧的六人房，幾個小女生嘰嘰喳喳談天說地，似乎都比獨自生活還要來得熱鬧，於是歷經千千萬萬次的掙扎，仍是決定繼續留在你的身邊。

你的存在是一種撫慰心靈的方式，凝視著你的模樣，依舊滄桑無色，卻給了我一種安定的力量，從廊前眺望，你是擁擠的溫暖，亦是溫柔的燦爛，點點翻飛在我的眼中，隨後迸裂盡情綻放，在我的大學生活裡，添上了一筆淡淡的橙色。或許我也會有悲傷，也會不小心受傷，但因為你，我遇見了許多支持我的人，她們或許是會傾聽我煩惱的室友、或許是會相互幫助的系上同學，你造就了這樣柔軟的風光，讓我靜靜地躺在你身上。

請讓我，宿在你身上，然後一同並行天光。



恣意張狂-青春

佳作獎 作者 / 菜菜

常常聽高中老師分享學姊北上求學的生活，繁華的花花世界以及如同度假般的高級宿舍，或是物價高昂的北部以及思鄉之苦無法排解的經驗，那時心中充滿嚮往也一度以為自己的大學生活也如同那般，但在那年暑假我卻來到比家鄉更鄉下的地方，民雄。夜晚杳無人煙、校區旁一片片田野、空氣中野草的土味是我對這裡的第一印象。記得最初走進校門，帶著徬徨，更多的是對於民雄荒涼景色而驚訝。最一開始，在學姊帶領下進入宿舍，親切的招呼撫平我內心的不安，但在看到房間陰暗擁擠之時，以及窄小的床位與沒有隔間的書桌，內心不禁掙扎著想離開，我從沒想過，我的外宿生活會是這樣開始，沒有每天都使用公共衛浴的我更對於環境充滿抱怨，我曾經覺得我一度無法撐下去，無法在宿舍生活。那時候一心想要離開，離開這裡鄉下的土味，離開破舊的宿舍，離開交通不便的民雄，始終，我跨不過心裡的坎。

即使內心百般不願，我仍強迫自己適應宿舍生活，最一開始與室友不熟悉讓我擔心自己無法融入新生活，所幸室友釋出善意，安撫我焦躁的心。特別喜歡室友相處間毫無顧慮的感覺，偶爾，我們坐在上鋪，想像著自己是偶像歌手，朝著地板賣力地揮舞雙手，瘋狂地大笑必且放聲高歌，屬於青春的張狂及活力成為之後想起會心一笑的回憶；對於我來說不會騎車是這裡最大的挑戰，只能夠吃學餐或超商的生活乏味可陳，所幸我的室友只要出門必定會想到寢室的我們，替我們帶點心或是買飯回來，讓我即使沒有交通工具也能夠吃到“外面”的食物；有時候上課遇到困難或是和同學發生爭執，我們總會回到寢室大

肆抱怨，宣洩內心的情緒，讓內心的苦悶能夠有出口，此時室友總會用一貫善解人意笑容給予我回應，改變本來沉悶的心情。也許宿舍沒有豪華的設施，更沒有高級的配備，但是我在這裡遇到的人卻充滿溫暖，如同陽光般照耀我心裡陰暗的角落，化解心中的抑鬱。

初來民雄宿舍，一直被失眠的問題所擾，常常陷入懷念過去生活的囹圄中無法自拔，想念家鄉的美食或是高中的朋友。記得有一次夜深人靜之時，我再次無法入睡，忽然聽到室友的桌上突然傳來音樂聲，難以入眠的我聽到音樂後更加驚恐，一篇篇鬼故事在我眼前如同電影般播映，猶豫著叫醒室友或是強裝鎮定自己處理。我顫抖地輕拍上舖的室友，害怕地告訴她一切，眼中毫不掩飾我內心的恐懼，此時她卻冷靜地拉拉我的手，並且告訴我：別怕，我在這。我們一起尋找聲音來源，最後才發現只是虛驚一場，但室友那句別怕卻一直在我心頭縈繞，每每想到總覺得特別安心。從小我便獨睡一房，即使在晚上做惡夢或是無法入睡也只能自己嘗試睡著或是將自己裹在棉被中好似能對抗心魔般處理自己內心的害怕，所以在來宿舍也很擔心自己無法適應和他人同處一房的生活，這時候忽然發現，半夜驚醒或是無法入睡有人在身邊我卻感到格外踏實。

張曼娟曾在〈青春〉一書中提到：「真正可貴的幸福，原來不是從快樂之中而來的，而是從憂愁之中來的。」初來民雄時自己常常陷入憂傷的情緒中，還未脫離大考不如預期的低潮，對這裡的一切厭惡也不願接受，甚至不想與人接觸，鮮少露出笑容，但我的室友卻一而再再而三地給予我關心，讓我敞開心房重新接納宿舍生活。因為宿舍，把六個素未謀面來自不同縣市的人聚在一起，這一切皆是因為深厚的緣分，在〈緣起不滅〉一書中作者提到：「花開成簇，水聚為川，依舊是寂寞，唯有在花與水交映的剎那，花因水而清麗，水因花而澄淨

了。人生大抵也是如此。即是到最後，花謝水枯，仍不肯忘記，那一場初初的緣起。」不論我們是否願意，我們皆成了同寢室友，一同度過許多酸甜苦辣，奠基了彼此的友情，更成了我們大一生活最合適的青春註解。願我們，能夠記得我們曾在狹小的房內恣意猖狂地大笑並同享生活中地喜與悲—如此無憂的生活。

解除分期付款及假網路拍賣（購物）為學生最容易掉進的詐騙陷阱，要如何避免被騙？

★解除分期付款：

【來電謊稱「工作人員操作錯誤，導致訂單變成12筆分期付款，要求訂戶前往ATM解除分期設定」】，提醒您，任何請你去操作ATM的電話，皆是詐騙！！

★假網路拍賣（購物）：

1. 低於市價太多的商品不要購買。
 2. 請在合法的網購拍賣平台下標，不要跟賣家私下匯款交易。
 3. 交易方式請以【貨到付款】或【面交】為主。
- 提醒您，如果是高單價商品，請至實體店面購買比較有保障。

請勿依他人指示操作提款機!

ATM**沒有**解除或設定分期付款的功能!

ATM**沒有**身分辨識功能!

ATM**只能**把錢轉出，**不能**轉入!

➡ 查詢更多防詐訊息



國立嘉義大學、嘉義縣警察局 關心您



綠園中成長

作者 / 謝雯琄

初春的寒意仍舊不減，我填飽了肚子後走在學餐與宿餐間的廊道，那條我走了快要一年的路，早晨的風微涼，他輕拂過我的臉頰，我舒適的眯了眯眼，像隻慵懶的貓，下巴微揚我看到對面大樹上嫩綠的葉在風中擺動著、擺動著，仿佛是催眠師的道具，慢慢得喚起我的回憶，眼前的景色漸漸得模糊，然後我看到了去年的自己……。

初秋的嘉義天氣微熱，那是在結束交換學生後第一次踏上嘉大的校園，也是第一次重返宿舍，我記得那日的夕陽將父母離去的背影拉的老長，其實當時的我是踟躇的，作為到數候補到床位的學生，我將會面對到怎麼樣的室友？說真的，我不知道！未知的人、未知的令性格慢熱的我有些恐慌，唯一能確定並感到欣慰的便是：至少、至少我還有一個班上的朋友同住，至少我不會是一個人。

深秋，天氣終於轉涼，我翻動著手邊的书，就像這一個月來的每一天，除了與那個早已熟悉的朋友聊聊天，餘下的時間就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作個不折不扣的透明人，生活中的交談除了「我可以跟你借一下東西嗎？」、「你能夠幫我個忙嗎？」沒有再更多的互動。談白說，這種生活過起來也挺閒適的，人只要習慣了同種規律，知道即便是明天也會發生同樣的事，那麼這種「知之」便能消除某些不確定性的害怕，就如那時的我……。直到有一日，一次意外的、具真正意義上的聊天破了這樣的「規律」……。

初冬，好幾波的寒流來襲，我得那日氣溫很低，剛上完晚課回到宿舍的我身上還穿著一件羽絨大衣、一件羽絨背心及一件防風外套，

身體抖得跟篩糠似的，但心卻是暖的，沒有為什麼，就是一句「你回來了！」、一個令人舒適的環境、一次的不用偽裝出拒人千里之外的形象。星期五的晚上，雖然沒有真正的去定義，但基本上可以算是我們的談天日吧！每周五晚上，幾個沒有回家的同學卸下一周課業所帶來的疲累，在綠園二舍的某間房內天南地北的聊著，時而是我多彩的交換生經驗，時而是她豐富的旅遊體驗，有時談體育，有時追明星，甚至作了什麼夢都可以成為聊天的「談資」，言至有趣之處，我們一起大笑，談到可怕之處大家一起顫慄，這樣「平凡」而溫馨的住宿生活，對我這個第一次擁有的人確實是「不平凡」！

深冬，二零一七年冬至的場景在我腦海中依舊清晰，其實許多的節日對我來說早已不如童年時的那樣有意義，尤其是自高中以來，因為唸書的關係這些節日更是被我拿來作為「寶貴的讀書時間」看待，然而去年的冬至卻令我印象深刻，那又是一個星期五的晚上，我一如既往的消滅堆積如山的報告，忽地，我聽到室友們的對談：「今天是冬至欸！冬至還不能回家，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賣個湯圓來吃一下啊？」，這句話順著我的耳朵傳入我的味蕾，突然我也感到肚子餓了，突然我也想在這樣的日子裡試試與室友一起吃湯圓時光，於是「可以順便幫我帶一杯紅豆湯圓嗎？」我開口到。那日賣紅豆湯圓的店家並沒有開，因此我們以燒仙草代湯圓，在屬於我們的寢室，看著影片、吃著燒仙草、談著天，霎時，融洽的氣氛包圍了這三個在冬至之夜沒有回家的人。

初春，天氣依舊寒涼，寒假結束了，我又再回到學校。面對著綠園二舍的字眼，我再也沒有了徬徨，我不否認面臨開學時總會產生的「戀家症候群」，但再次面對父母的離去背影我沒有了當時的蕭索之感，就像初春時嫩綠的葉，他們會努力的面向陽光、努力的成長，然

後茁壯，並為自己的蛻變漆上成熟的綠色。「綠園二舍」，他始終駐立在那，未曾改變，但我的心境卻變了，住在宿舍的這一年，我哭過、掙扎過，也歡笑過，感謝有這麼一個地方讓我學習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也感謝有這麼一個空間讓我成長並轉變，我想，在「綠園二舍」的每個生活點滴，將會持續地存在我心中！

又是一陣東風襲來，吹得我髮絲微亂，也打斷了我的思緒，我復又朝著宿舍的方向邁開腳步，繼續這段成長之旅。



離 鄉

作者 / 霧竹

那夜，我在夢裡哭得一蹋糊塗。那是一段關於離別的夢魘，沉睡的膠捲關不掉下墜的從前。我以為自己有足夠的勇氣，我以為國中、高中時的渴望便是到異鄉讀書，過著毫無拘束的日子，成為自己的主宰。直到真正要別離的前夕，我對著自己的床發愣了好一段時間，環顧四周，半掩著的門縫傳來父母的交談聲，才發現自己其實很緊張，那段夢境再次於腦中上演了一遍又一遍，不知下次在這過夜又是幾周後的事？

此時的景況，他依然熟悉。打工完後回到宿舍已是深夜了，獨自走在通往宿舍的小徑上，偶而擦肩而過的，是父親在飯後帶著孩子出來散步的歡笑，但更多的時候，僅是孤獨。有時的月些許被黑雲遮住，靠著周圍的路燈透出一長排微弱光點，卻仍顯得特別昏暗，再更遠一些，除了勉強看見的黑、灰影子，便不再清楚了。冷風徐徐吹起他外套的一角，順便將他的體溫帶走了少許，拖著疲憊的身軀，他能清楚聽見遠方傳來杜鵑的鳴叫聲，伴隨著爽朗的蛙鳴，寧靜，卻混雜著憂愁。偶爾，騎著腳踏車僕僕回來，肩上的背包險些笨重了點，依著熟悉的景況，雙腳不停歇地踩著些微生鏽的踏板，依著一樣的頻率，噠噠——噠噠——噠噠——隆隆——

隆隆——隆隆——又一班火車從我面前呼嘯而過，我站在月台上，透著車站的玻璃窗，看到家裡的車在等過一個紅燈後右轉了，隨後便滑著手機，好讓自己顯得不那麼在意。隨著火車離我越來越近，我心裡明白，所剩時間不多了。車門敞開的那一剎那，我強迫自己離開熟悉的地方，拖著沉重的行囊，默默走進車廂裡，再回頭一望，內心浮

現出說不上來的愁苦，籠罩那已經習慣的景色。繁榮街道上，每天早餐店老闆娘對我的問候，與三五好友逛過的商家，在此時，我即將告別一幕幕曾經的歡樂。隨意選了個角落的位置安頓，不敢再望向窗外，深怕一切使我躊躇。斜對角是一家大小，似乎準備要來趟旅行，孩子的嘻鬧聲時不時傳來我耳邊，以稚幼的口吻詢問著父母：「等等要去哪裡玩？」「可以買到那個玩具嗎？」一句句話語勾起我記憶裡父母的臉龐。如果可以許願，我只貪求現在能和我最親愛的人站在一塊，再跟他們說幾句話、用幸福緊緊擁抱他們。但此時，我將成為一名旅人。

火車呼嘯而過，窗外的景緻換了又換，我數不清過了多少個站名，也不願去記，那讓我意識了更深，又離家鄉更遠一步了，更對區間火車增添一項缺點。

宿舍樓梯間彷彿是道通往家鄉的橋梁，常會有許多人在這裡講電話，可能是打給親愛的家人，抑或是和久而不見的情侶保溫，雖然是壓低著聲帶講話，卻止不住響亮的回音在各樓層中蕩漾。到了嘉義已有好長一段時間，再次走到樓梯間，縮在階梯上的角落，今日的奔波已使他身心俱疲，看了一眼窗外的昏黃，天色已經慢慢暗了下來。「鈴鈴鈴鈴——」電話聲響起，他立刻接起手機，聽到熟悉的聲音：「喂，最近過得不錯吧？有沒有吃飽？對不起啦！上週末媽媽我小吃店工作要忙，沒辦法去嘉義找你啦……」「哈哈！我在這邊不錯啦！大家都對我很好，晚餐剛剛也去吃完了！沒關係，對了！你知道今天發生一件超好笑的事……」趁著這時候，他和家人分享自從分離後的點點滴滴，相談甚歡，時間在此刻更顯得珍貴，多麼希望讓一切靜止，停留在與家人的幸福時光。歡愉暢談過後，嘴角弧度下凹了幾個刻度，不知為何，淚水在眼眶中打轉了好幾回，他低下頭，用撥著瀏海的手

掩飾，不想讓其他人看到現在的表情，隱隱約約卻無法止住零落的啜泣聲。

「你在外頭認真打拼，離開家鄉是否會孤單？心裡的艱苦跟辛酸，阿母都知道。為著理想認真打拼，明知前方的路難行，外頭風大若畏寒 就回來啊……」手機的音樂撥放循環，又來到了這首歌——老母。床下室友在嬉鬧玩耍，獨留我一人，靜靜躺在床上，雙眼直盯著天花板。過了這麼久的時間，我都忘記仔細去思索歌詞中的意思，只是當作一般的歌隨意聽過，直到最近慢慢感受之中的情境，我似乎成歌中主角，掉進了旋律裡，這是一首為我寫的歌，我站在母親的視角上演了一齣齣的畫面，並不是只有我的思念，母親也是，家人們也是。開始大聲地唱起輕快的歌，讓一切重回到了床下的嬉鬧聲。

如果有人問我最美的風景是什麼？我會說是月亮。偶而夜裡沒什麼事情，我緩緩在操場上漫步，夜幕低垂，四周伴隨其他人的腳步、球場傳來的打球聲。那晚的月亮近乎圓形，一抹棕色透著雲朵而呈現出淡淡的迷幻，月色也顯得格外光亮耀眼。以前，在我待的家鄉，我常常在夜裡散步，周遭是再熟悉不過的街道，我還能清楚記得附近鄰居的作息時間。如今，在這裡放眼望去的景象截然不同了，唯一不變的只有那黑暗的高空襯出的明月，當我開始對從前的印象變得模糊，才後悔當初怎麼沒有把景物記得更牢。現在透過月亮，努力回想我家鄉的樣子，深長的脖子似乎在找尋著什麼，或許是期盼吧，不知道你們是否也在看著這片美景。

至今的旅程也將近一年，一切在笑與淚中帶過。當時的緊張感隨時間消散地無影無蹤，卻仍有那點惆悵在內心徘徊。那是一段關於離別的夢魘，但隨著我持續做出更多的人生膠捲，也將感觸一點一點地

放置其中，減少的是那份害怕未來的執著；不會忘的，鄉愁。



日出

作者 / SUN

「你看過日出嗎？」

聽完演講後，這句話就一直在我的腦海裡徘徊不去。日出又日落，我每天都能欣賞到日落的美，是放學後，騎著腳踏車回家的路上，那時太陽會緩緩地隱沒在地平線之下，那樣的畫面是假如每一次眨眼都是快門的話，拍攝下的每張照片都能成為經典。有時碰巧遇見長得像月餅中包裹著的鹹蛋黃的太陽，我的唾液就會不自覺分泌出來，連帶著齒輪旋轉的速度也會加快。但關於日出，我能記起的印象就不多了，在出遊時，會慢慢在車窗外出現的光；在過年時，大家一起等待著的新年第一道光；在整夜奮戰時，恍惚間出現的光。但那時，日出這件事並不重要，就像是鬧鐘滴答滴答的運作、壁虎偶爾的叫聲和遠方傳來的引擎發動聲那樣，是比不上裝著許多零食的後背包、笑著一起大聲說「新年快樂」、散落在桌面上許多的試卷這些來的重要。

雖然來到嘉義，但我也不曾看過阿里山出名的「日出」，不知道在阿里山上的日出，是不是那樣微涼且帶有特有森林的潮濕的感覺，又或許是大霧瀰漫，但在日出的霎那，環繞周身的雲霧會染上顏色並逐漸散去，然後，你會看見太陽近的像是你伸出手就能觸碰到那樣，但我不知道這樣想像與現實是不是相似的，因為我不曾看過。在走回宿舍的路上，我在一盞路燈下停下來，我對著好友說：「我決定了！我要看見明天的日出。」並積極地邀請好友一起欣賞日出，可惜的是，好友用一個委婉的理由拒絕了我——「我想睡到自然醒」，好友的自然醒時間大部分時候代表的是十點以後。回到宿舍後，我也邀請了其他室友一同欣賞日出，但他們也殘忍地拒絕了我。於是，那天晚上我

成為全寢室最早上床睡覺的人，並設了一個日出前半小時的鬧鐘。

我感覺自己是在鬧鐘響的那刻就醒了過來，當鬧鐘響了一聲，我就迅速的關掉它，沒有吵醒仍在沉睡中的室友們，淺淺的呼吸聲、翻身時輕輕的摩擦聲還有抽風機規律運作的聲音，在平時，我可能會視為將我再次召回夢境中的那種模糊不清又神秘的咒語聲，但今天不同，我很清醒，清楚地知道我的目標在哪。我輕手輕腳的從上鋪溜了下來，穿上拖鞋，事實上我還沒有學會穿著拖鞋仍不會發出聲音的方法，但幸好我的時間還足夠，能讓我一步一步慢慢走到窗邊，等待天亮。

講者說他通常會在天色還昏沉時便出門散步，走回家時太陽就落在最好的位置，他也就正好開始一天的工作。他說在快天亮前，四周會呈現灰藍色的色調，不是我以為的黑，也不是中和黑與白的灰階，就是融合了灰與藍，是屬於天亮前的混沌，那樣的形容很美，也是我刻意早起坐在宿舍窗邊的原因。我看著窗外，就像是揭開幃帳那樣，先從深沉的黑夜揭去，一層又一層的，又像是黑夜被逐漸稀釋那樣，快到我查到的日出時間時，果然四周呈現的是一種灰藍的色調，像是戴上一副灰藍色玻璃的眼鏡，望出去的萬物都是灰藍色的，只有透過顏色的深淺和形狀，才能大致分辨出他原來的樣貌。而且還有霧，霧在樓下的樹叢間流動著，像是我擁有了一片詭譎的、能使人迷失在其中的魔法森林一樣，裡面住著許多神秘的動植物，如果你忘了警惕，尾隨其後的動物或藤蔓就會將你拖入森林深處。假如我能擁有將窗框取下，就能使窗框內的風景成為畫的話，這幅畫一定能成為無價之寶，因為它的美也因為它的短暫。

因為很快地這樣的情境便被打破，從東邊開始，萬物像解除了詛咒一樣，抖落了身上灰藍色的石膏，換回了原本的色彩，樹像是重新

長回生機昂然的綠葉，天空換回湛藍的顏色，空氣從原本的微涼逐漸升溫。遠方傳來火車的聲音，像是從霍格華茲開回來一樣，我體驗了一次魔法的世界，但我終究不屬於那裡，我還是一位麻瓜，日出後的世界還是我熟悉的那樣，我仍然要記得吃早餐、上學、做作業，還有著屬於現實裏需要煩惱的許多問題。

但我突然想起入睡前看的戲劇，故事還是到了完結的時刻，分別前女孩對男孩說：「我們都要成為更好的人。」



蘭潭禾康園

我的宿舍生活

作者 / 三把刀

「你們這屆抽到的是六舍嗎？那你們好好加油吧學弟」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關於六舍的評論，學長沒有明白說，可是很明顯聽得出來，未來將會是一趟很艱難的住宿之旅。

雖然早就對大學的公共宿舍有心理準備，但是多少還是會保持著一些期望，至少要是一個人住的地方。不過比起居住的環境，其實我個人是比較在意跟甚麼樣的人當室友，俗話說「千金買房，萬金買鄰」如果遇到那種很討厭的室友，那一定會比住在破爛的宿舍要令人痛苦。當我第一眼見到我的三個室友，我大大的鬆了一口氣，因為至少第一眼看來他們都滿單純的，至少不會是那種會沒有經過別人同意就使用別人東西的人，人看起來也很好相處。

不過真的相處起來發現，他們都安靜過頭了，雖然我不喜歡吵雜的環境，但是窒息的沉默更令人痛苦，他們都各自在打電動還有一個一直拼命的畫畫，受不了這種環境的我就常常跑去別房找人聊天，好在大家慢慢熟後比較會有說有笑了，但是他們聊天的話題都離不開遊戲跟動漫，這對於一個沒有在玩遊戲跟看動漫的人來說根本是不同的世界，因此我還是很難跟他們有共同的話題，當他們在聊天的時候我只能在一旁默默的看自己的書。不過我們寢室有一個習慣我很喜歡，就是我們都會一起行動，因為我們都沒有車的緣故，所以都是一起騎單車去教室的，後來慢慢的也會一起騎車去彌陀夜市甚至更遠的文化也是，慢慢的我對他們有歸屬感跟依賴感了，他們每一個都有不同的生活習慣跟自己的個性，但是他們每一個都是好人。

我們寢室還有另外一個習慣，我們會輪流去買吐司跟果醬當早餐，我就這樣吃了快一年的吐司當早餐，在家裡的時候都是在家吃完早餐才去上課，媽媽都會幫我準備早餐，但是其實我是很不喜歡吃早餐的，有的時候反而會反胃，但是我這群好室友就會強迫我一定要吃完早餐才去上課，尤其是室友C每天都會幫我把吐司塗滿果醬，讓我彷彿在家裡，一起床就有早餐可以吃，雖然我很討厭吃早餐，但是我卻很喜歡全家人圍著桌子一起吃早餐的感覺，原本以為到了大學就感受不到了，沒想到在這裡一樣也是大家一起吃完早餐才去上課。我真的很感謝老天讓我遇到這些好室友。

真心覺得室友品質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宿舍品質的重要，別房的同學說，他們的室友是那種半夜三四點都還在「吃雞」的那種，也不管其他人早就進入夢鄉了，還是繼續鬼吼鬼叫，而且凶也凶過了，每次都抱歉，然後每次都不改還是繼續吵最後受不了的同學只好搬去別房住，真的完全本末倒置了，明明是受害者還得被迫離開，遇到這樣的室友真的很倒楣。另外還有那種衛生習慣差到要命的，一走進房間就彷彿被惡臭攻擊般地，令人不得不倒退兩步，床上地上滿是食物包裝紙、瓶瓶罐罐的飲料垃圾甚至還有不知道吃了幾天的泡麵碗。真的是什麼樣的人都有，遇到這種自私不懂的體貼的人當室友，我想只能好好期待之後在搬出去住了。

六舍的公共設備像浴室廁所之類的都是請外包的公司來幫忙清理，那些清潔的阿伯每天都很辛苦的幫我們清理骯髒的廁所，讓我們可以有一個乾淨的設備可以用，雖然他們做的事情稀鬆平常，但是我確實打從心底感謝他們，因為沒有他們我們可能就得自己打掃，甚至只能使用骯髒的環境。在洗手台那邊常常可以看到有人把衣服浸泡在臉盆裡面，然後放在那邊，打掃的阿伯就會先把這些臉盆放到洗手台

下面，這樣比較方便清理洗手台，有一次我親眼看到一個阿伯把一個臉盆放下去時，有一個人滿臉鄙視而且口氣很不客氣的說「你手那麼髒不要給我碰我的衣服！」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阿伯的表情先是錯愕，之後是滿滿的不好意思，等那個人走後我就去跟那個阿伯說謝謝，感謝他們每天這樣辛勤的為我們打掃，讓我們有一個乾淨的環境，他們的工作是很令人敬佩的，而且他們的手也一點都不骯髒，真正骯髒的是那些會去歧視別人的人，沒有你們，就沒有這樣一個乾淨的環境。

住宿生活就像是當兵一樣，絕對稱不上是美好，可是令人難以忘懷。這些住宿的生活，有苦有樂，雖然設備不怎麼優，可是也發生很多好玩的宿舍生活，以後出去外面找房子租，雖然品質一定可以大大提升，但是就不會發生人多才好玩的事情了，我想到了以後，這短短的不到一年的租宿舍生活將會一直烙印在我心裡。



成 長

作者 / 佐也

「我們是不是要找時間解釋我們是無意的。」

「因為這樣他應該很難過。」

「他一定能體諒我們的。」

「那萬一他不原諒呢？」

空氣中充滿不安及躁動，幾個女孩在寢室內急切的討論，晚風徐徐吹來，帶走的是悶熱的空氣，遺留下來的仍是不安的心境。

—

「這屋子只剩下幾間房間了，先付訂金的就確定有房間。」

我們互相看著彼此，對於能獨立使用的物品感到興奮嚮往。但遺憾的是少了一間房間，早先我們努力地找尋房間，希望能住一塊，現在的情勢勢必是我們得另外找一棟房子，甚或，分開住，找尋最適合自己的住處。我們互看彼此，心照不宣，長久以來的情感勢必得轉化成一種新興的情緒。

「那就照那個房東說的，誰先付訂金誰就可以住吧。」

我們各自離開，不再說任何一句話，自然的，卻也弔詭的。

—

那獨立的空間，寬敞的光景，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更不用說我的學長姐們都住在那裡，並且是多麼地誇讚那棟屋子，我的內心躁動

不安，我渴望獨立的心拼命的擠出我的思緒能力，直奔著那象徵自主生活的空間。

—

時間快速的運轉，我與一名室友決定訂下其中兩間房間，當我打電話向房東確認時，我的另外兩名室友也在我們的群組公布了他們訂下兩間房間的訊息。我與室友繳交訂金時，房東向我說道與我通完話後，就馬上有兩個人打來要訂房間，我為我們先行訂到房間感到驕傲興奮，我的室友卻感到些許失落，他發揮了她就讀的科系所該有的精神，不以搶到房子為傲，她擔憂的詢問那未訂到房間的室友該怎麼辦，我愣了一下，當我急切地尋找房間時，當大家把這看作是獨立的戰爭時，極難想到最後結局時，那失落的一人。

—

晚風吹拂，我們在寢室裡互相為即將住在一塊感到高興，但充滿欣喜之情中也多了一份關切。那室友尚未回來，我們擔憂的討論該如何向她說明，因我們並非刻意說好一同訂房間，而是各自的決定，造就現在的處境。

但這樣的話太難說出口，大家沉默，等待時間的停滯，卻發現這是不可能的。

當那室友進來，空氣極速的凍結，大家屏息以待，但她只是將東西放下，做著自己的事，戴上耳機隔離了一切，並且沉默的不加以苛責，室內的氣氛更加的沉重，伴隨她的不發一語，這樣的僵局，將持續好一段時間。

顯然的，即使這樣的環境足以使人窒息，我們仍舊無法開口。並

非擔憂迎來的是熾熱的火焰，只是當我們得面對成長必經過的一個階段時，我們總是會小心的，盡可能的不要碰觸到它，以免影響到我們長期維持的那天生和諧的情境，以及那歡樂快樂的光景。

—

寢室裡的悶熱達到了一個極致，大家紛紛迴避這樣難受的地方，寢室似乎只是一個水波，大家猶如蜻蜓般奔波四處，輕點一下即匆匆離開，即使有人想留下來解釋，但時間上通常都極難得到共識。當我躺在床上時，我感受到了所有室友的存在，不再是由大家的歡笑聲陪伴我入睡，而是一種死寂的，令人極想盡快入睡的安靜。

有時我想到我們剛進來時的歡笑，對未來的討論，此起彼落的笑聲，我想到久遠的之前，我們歡笑，討論未來要住怎樣的房子，要陪伴彼此度過的租屋歲月。

—

一堆人圍在公告板前看著，我興奮的猜想宿舍又舉辦了什麼有趣的活動，但當我查看時，原來那是接下來預備抽宿舍的公告，突然有點失落與難過，因為當我又在看這個熟悉的公布欄時，卻發現這與我無關了，不再是我需要做的或有興趣做的，而是真的無法再接觸了。安慰著自己再來就可以擁有個人空間了，於是我看了看，又回到了宿舍房間。

當我躺在床上時，一股不適的情緒卻翻攪了起來，我突然感受到，當我躺在床上時，就已經擁有屬於自己的一片小天地了，是那麼的舒適，那麼的溫暖，但又不過多的孤獨，當我抬頭言語，總是有可以聊天的室友在，是這麼的美好又可貴。腦袋裡突然浮現下午看見的那些，

興奮又愉快的講著未來也要繼續住的新生室友們，我從他們身上看見了我們的影子，看見那懵懂無知的我們，極珍惜對方的樣子，看見了大家手忙腳亂地填寫住宿單只為能夠繼續住在一起，看見我們急著幫抽到後補的室友想想可以趕快確定中選的方法，一切是那麼的不一定以及慌忙，但那些舉動的目的都是為了將我們連結在一起，習慣了彼此的存在，因此我們做任何事也都為了彼此著想，我們共同為一同待在這宿舍而努力。到分離前會一直這樣的吧，我催眠自己，去忘記那失落在一隅的室友。繼續懷著美好的臆想入睡。

—

「太好笑了吧！」「是阿。」兩個人歡樂的談笑著，一位是那失落多日的室友，一位則是她帶回房的朋友。在這樣的事情過去後，她變得無法再面對我們，因此她用了另一種方式使宿舍開始出現了歸屬感，但當她那朋友離去，也剝奪了她說話的能力，她仍舊沉默，將我們與她劃分開來。但她仍舊期盼說話，她總喜愛與人分享自身的一天或某人的事情，當接近深夜時，她總有對象可以說話，也就是那總得到很晚才能入寢的音樂系室友，因為學系性質的緣故，她得練琴房待到很晚，所以她覺得要入住方便的宿舍，當我們逐漸入睡之際時，能聽見那室友興奮不斷的講述事情，逐漸從室友們的歡笑中入睡，卻知道那情境中難以再有我們的位置。

—

我們是一座島嶼，完整融合的連結在一起，但經過時間的流逝，經過雨水的沖刷，經過火山的爆發，我們終歸分離，在遠方眺望彼此是否安好，卻難以再出聲關心。在夢境中模模糊糊看見曾經的光景，是那麼的美好，我翻身欲熟睡，往時美好卻仍常將我喚醒，要我意識

現在的處境究竟為何。

—

我們其中一個室友積極表示想要跟那位室友說清楚，於是我們向那室友說明清楚並道歉，那室友淡淡回應，其他人又試著開了一些話題，稍稍的講了一些話，不如從前久及多，但已經是破冰的一個徵兆了，晚間我入睡時，多了一份安心，我想到她曾經分享她家鄉有名的乳酪蛋糕，想到她曾跟我們說的大小事，一切是那麼的微小但又令人心悅。

—

我們逐步談話，一切又趨於和平，每當碰到宿舍抽籤一事，我們沉默不提，但溫度仍在持續上升，不再是那種火山即將爆發的熾熱，而是一種春天將至，冰面溶解的跡象，也許再過一陣子，我們就又能擁抱這生機盎然的地方，欣喜的一同玩耍嬉戲了。

—

「你有抽到宿舍嗎？」熱情的宿舍阿姨叫出我的名字並且詢問著，我不自在地說著我沒有，她關切的問我那有沒有找到房子，我怕她難過因此撒了謊說還在找尋，阿姨馬上熱情的說那要不要來當志工，這樣就一定可以入住了，阿姨又怕我不懂志工的工作範圍，又熱情的給我介紹工作性質，我笑笑地聆聽，看著阿姨深怕我不能入住宿舍而感到一絲溫暖及一陣難過。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覆並且難以入睡，我發現，在這過程中，有人直指說我是被飢餓行銷所誘使才會簽下租屋，我好面子的不同意她的說法，有人說這房租太貴我承擔不起，我以尷尬的笑容回應，面

對他人的質疑，我一直強迫自己相信自己的選擇，但如今我卻因為一句話而開始質疑自己的決定。在這期間，沒有人關心我會住的好不好，我住的開不開心，而是一股腦地來詢問並且質疑我的決定，卻沒有人去觸動我最渴望他人關注的問題，但沒想到當我進宿舍時，阿姨叫住了我，卻給了我想要得到的關心。

—

我就讀的學系也需要我至系館操作相關事項，夜深人靜是我回歸的徵兆，每當我回到宿舍時總是感到很安心，就像回到家那般的舒適，我洗個澡，躺到了床上，再做個舒服的夢前，又感到找到了自己的歸屬感，想到六月後的我即將離開這個地方，我微笑著想像前方的光景，我的視線卻模糊了不能自己。

—

五月，是外宿的年繳期限，也是宿舍志工招募的開始，我思考著究竟該選擇哪一個，即使現在的室友終將分離，但我仍舊希望能有美好的住宿歲月，我找尋那公告欄下的公告啟示，久未急切地找尋宿舍相關公告，我微笑，內心下了一個決定。

故園·往事

作者 / 陳彥瀚

一對隨風之翼，展翅，飛向遠方……。

我很喜歡坐在田野裡，感受風的氣息。雙手合攏，捂住臉龐，讓風輕輕吹過耳際、拂亂髮梢，沈浸在屬於我一個人的世界裡，靜靜地聆聽著自己的心跳、呼吸，在某個不留神的瞬間，掌管歲月與時光的沙漏，又悄悄翻轉了幾回。嗯！我的往事也將寫下新的扉頁，可能滿滿溢頁，也可能空空如也。那次偶遇，她用輕盈華美的姿態，浮雲般輕柔的經過，如此靜謐且美好，飄落坐臥在故園裡，與我。

「哎！你也在這裡？」幾聲略帶羞澀的銀鈴，吐露出珍珠般的字句。像是孩童尋寶時，在驚訝之中又隱約透著幾分欣喜之情，難掩的興奮自眼角月彎中擠出，火紅的落日餘暉映照著澄澈如鏡的湖面，成了那女孩面容上的雙頰緋紅。拉長的身影，肩並肩逐漸隱沒在降臨的夜幕當中，又逐漸浮現在盞盞昏黃街燈之下。日復一日，繞湖漫行，交疊的身影並沒有更加貼近，熟悉感卻層層堆疊，厚實且濃烈。自枝頭嫩葉伸展，至萎黃凋零、飄落；自濃蔭蔽天，至殘存枝幹將藍天割裂。走過，如同地球與月球的相互運行，雖然時近時遠，偶而還有盈缺，但是，依然踏著彼此的步伐，前進；踏著彼此呼吸的節奏，前進。

直至某天，兩道眉梢怒豎，像是在一個完整的圓中，鑲入了一痕殘缺。於是轉身，讓交纏的身影撕裂、分離，在這裡，火紅的落日餘暉映照在澄澈如鏡的湖面，消失在逐漸降臨的夜幕當中，然後，又個別浮現在不同盞昏黃路燈下。

「哎！你也在這裡？」至此後便寂靜，再也沒有得到回應。

我正愁是個美麗的錯誤，如同徐志摩的《再別康橋》。「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雲彩。」原以為尋寶的孩童，尋得了一株柔美潔白的蒲公英，搖曳在微風當中。用力一吹，讓一位純潔的天使，撐著把雪白的傘，到處旅行。事與願違，那孩童手中握住的，竟是把吹泡器與肥皂水，帶著圓潤與輕柔安靜飄起，五彩繽紛地閃耀在陽光下，不必笙歌昭告天下，一樣的輕盈華美，一樣如浮雲般輕柔的經過，卻在與我指尖觸碰的瞬間，崩裂瓦解，僅剩她的淚痕灑落我的臉，然後在炙曬後，毫無懸念的消失不見，輕輕的，一切都輕輕的，就像逝去的時光，悄然無重量，摸不見也看不著。

也許沒有錯誤，或許我們是同一株蒲公英上的花絮，一樣的輕柔，一樣的崇尚自由，共同經歷了一段成長的歷程，一同欣賞日出日落，一同走過春夏秋冬。然而，自很久以前，「再見」便在彼此間，寫下長長的伏筆，並用一張精美的包裝紙，包裝成一份禮物，如果它是宙斯的贈禮，那麼我就是忍不住誘惑而開啟的潘朵拉，而我，只能強裝瀟灑，就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吧！

獨倚窗前，凝望著星垂殘月，我將陷入往事回憶中的我，自故園裡拉回，然而，現在的我，還是喜歡待在田野間，感受風的氣息，喜歡風吹過耳際、吹亂髮梢的感覺，那麼你呢？也還是一樣那麼輕盈華美吧！至少在我的記憶裡，永久保存著倩影是如此。一段故園往事，像海濤，因風而起，不知是從何吹起，最初僅微微發皺，卻能在我的心海裡，引發軒然大波，翻攪著、激昂著，最後又漸漸平息，靜默不語。成長的過程裡，在這裡，我留下了太多故事與記憶，也許這些刻骨銘心的曾經，在很久很久以後，也都將變得雲淡風輕，或許我該趕緊將它醃起來、風乾，待老的時候，下酒。如今，在被時光移動的城市裡，步上不同的旅程，就像是電影，播放在我記憶深處裡，而我，

只能將這些撰寫成篇章，用文字去刻畫。

同一株蒲公英終將分離，但又與擦肩而過的行人不同，因為沒有如此深刻的回憶。相遇，應是指殊途同歸，而我們，是分道揚鑣，在我青澀的時期，有你，一起等待那一陣風起、那一片共同嚮往的藍色天際，儘管最後是分離。記憶的種子，就讓它與你一起，埋在故園裡。而我也將帶著想飛的渴望，揮動平凡無奇的翅膀，在下一個地點中，成長茁壯，仰望故園之鄉。

一對隨風之翼，展翅，飛向遠方……。



我人生的第一次住宿

作者 / 涼拌黃瓜

剛從高中畢業，對於換新環境的我來說最可怕的並不是離開習慣的好友圈，而是離開共同生活十八年的家人，獨自一人到外和從未見面的人共同生活在一個小房間內。當時的我甚至上網搜尋「如何當個好室友」，結果不料沒找到成為好室友的準則，反而找到許多抱怨室友的文章，其內容從抱怨室友的衛生習慣，一路到被室友偷走半個月的生活費，無奇不有。這些經歷都有一個可怕的共通點，那就是就算事主再痛苦，每天也必須回到宿舍繼續延續這種痛苦，直到一年合約到期後，才能搬到其他地方。在看了這些經歷，想當然是更害怕入住了。

忐忑不安的來到了入住那天，原本計畫要放完東西就回臺中的我最後還是抵抗不了母親的意思，決定留下來和室友在開學前培養感情。我搬進去時，只有一位室友先入住了，另外兩位還不見人影，位置上什麼都沒有。第一次見面當然是尷尬得不行，房間一片死寂。我握著手機，一邊思考著要不要搭話一邊想著他是不是也和我一樣覺得沉默的很尷尬。萬幸的是，人總是要吃飯的，有吃飯就有交流。當她問我要不要一起去吃飯時，我簡直被救贖了一般，馬上露出我最虛偽的笑容答應她。雖然其實吃飯時並沒有聊到什麼，但吃完飯後我們之間的氣氛好了許多，也讓我不再那麼緊張，但我們之間先發展出來的小小的友情後來讓另一位來自宜蘭的室友難過了好一陣子。

來自宜蘭的她是在最後一天才搬進來的，因為住的比較遠，所以到的時候搬進了大堆的箱子。整理完後他的父母馬上就走了，或許是和我媽一樣，希望她先和室友打好關係吧？當時正值中午吃飯時間，

不太確定宿餐有沒有開的我決定和第一天認識的室友先去看看，再回來找宜蘭的這位。但走到斜坡上後，我們兩個決定改吃便利商店，一人買了一個麵包後就回去了。現在想想我們至少也要問看看另外一位要不要吃麵包，而不是丟他一個人寂寞的吃來到嘉義大學的第一餐。（事後她告訴我她難過到想轉學，對不起啦。）

經過了一個月的相處，感謝上天給我這麼好的兩位室友（第三位沒有入住）——我們總是互相提醒要把衣櫃上鎖，以免住在一樓而失竊；作息時間也幾乎相同，到休息時間時我們總是一起熄燈，不互相影響，隔天就一起起床，互相提醒今天有什麼課。我們還把三舍外右手邊的小路命名為神奇小路，清晨走過那裡會聞到淡淡的桂花香；有時午餐或晚餐我們也會到附近的全聯買上一些青菜、豆腐，到小廚房煮成一鍋湯圍在我帶來的和式小桌一起吃；或是到便利商店買一碗關東煮或一根冰淇淋（取決與當時的天氣），帶到蘭潭旁一邊看水舞一邊吃；下課後我們會在宿舍內聊著今天發生了什麼，有時也會到蘭潭附近一起散步，這學期我們甚至一起到後山的田裡看過螢火蟲，而安靜時我們也各自擁有自己的空間，即使沉默著但卻完全不尷尬，這些都是因為住在宿舍，我們彼此相識、互相尊重對方的生活習慣，能夠擁有這樣輕鬆的生活環境，或許就是住宿的小確幸吧。

一年快過去了，上了大學後時間過的好快，明明待在學校的時間更多了一些。高中三年每一年都像被無限拉長了一樣，每天都追著書本和成績跑；上大學後多出了很多自己的時間，我可以很放鬆的在宿舍內做自己有興趣的東西也不會被打擾、也可以和室友們每天討論著下一餐要吃什麼、或是什麼時候一起去洗衣服，有時假日我們還會到外面的早餐店一起坐著享受悠閒的早上，而這些日常的細節在過去我從未注意到過。我們寢室內的浴室放滿了各式各樣的盥洗用具，和其

他寢室的一片乾淨完全不同，但多了生活的感覺。現在宿舍對我而言就像另一個家，有時我會不小心口誤，告訴其他同學：「我要回家了！」但其實只是想回到宿舍裡休息。下一年我還是住在宿舍，從一樓搬上六樓，也意味著從大一新鮮人慢慢變成真正的大學生，可惜其中一位室友要搬出去住，但我還是很期待下一年的住宿生活，不知道我的新室友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蛻 變

作者 / 阿德

車子緩緩開下宿舍坡道，我的心也隨之盪到谷底。一棟棟陌生的建築物映入眼簾，潮濕的霉味一股腦地鑽進鼻腔，直衝腦門。向來沒出過遠門的我，開始感到不安，一顆顆如同鬼針草般的恐懼扎疼了皮膚，怎麼甩也甩不掉。

第一個在外住宿的夜晚相當難熬，我蜷縮在新床墊上翻來覆去，陌生的氣味讓我無法入眠。一次又一次地起身檢查鬧鐘，好似能因此讓時針走的快些。但並沒有，看著月光恣意地流淌在房間地板，又緩緩一丁點一丁點的沿著床和櫥櫃蔓延，我才慢慢進入夢鄉。

慢慢地，我開始適應了新環境，陌生的事物開始有了它獨自的可愛之處。有時早晨若較早醒來，還能聽見窗外的鳥兒在悄聲的對話，似乎對這一大群新來的訪客感到好奇。在宿舍的生活步調逐漸與我的心態慢慢契合，就像是剛變速的腳踏車，會先喀啦喀啦地發出齒輪與鍊條碰撞、磨合的聲音，一陣子後方能互相緊密的咬合。有時，生活中若覺得有些許乾澀、卡卡的，那可就需要一點潤滑劑的輔助。像偶爾在宿舍無聊時，我也會跟室友到交誼廳娛樂放鬆、活動活動筋骨。畢竟在讀完一整天的書後，總不可能又繼續縮在房間裡看書或打電玩。所以有時候我們會打打桌球或撞球，但是要先拿學生證到樓長室換球具。在幾次的借用後，我們也逐漸跟保管球具的樓長熟絡了起來，同時我也對樓長的職位感到好奇。像是這個職位需要甚麼條件？它的職責的內容大致是在做些甚麼？樓長詳細地向我解釋，並且告訴我一些他當初遇到的問題，以及他又是如何準備以及解決的。

在得知這些重要的資訊後，我也開始密切注意宿舍幹部徵選的日期，做了充足的準備。很幸運地，在順利的面試後，我也有幸加入了蘭潭宿舍幹部的這個行列，擔任起樓長一職。而職位的內容也並非當初想像的那麼繁重及複雜，不外乎是每天例行性的晚點名，偶爾協助住宿生解決一些常見的小問題，像是請假單填寫的相關事宜、發放冷氣遙控器、寒暑假協助住宿生入住及退宿、進行住宿生人口普查等。

在重要的節日或慶典，我們幹部與志工要籌辦好玩又有趣的活動來吸引住宿生參加。在籌辦的過程當中，我們會舉辦三至四次的幹部會議，討論活動應注意的事項以及工作內容的分配。我們會簡單分組，像是美宣組、活動組、事務組等。每個組別的性质也會有些許差異，但各組之間會互相調整與配合。辦一場活動就像組一塊錶，每個組之間的互動情形就像是齒輪與齒輪的嚙合狀況，攸關著活動是否能夠順利地進行。一次次的幹部會議就像是定期的檢查與維修，我們能夠清楚的知道那些環節出了問題，並且及時提出來加以修正，有時幹部與幹部之間難免會因為意見的分歧而導致摩擦與爭執，但我們總是能夠理性、客觀的分析事情，很快便能在重新審視、過濾一番後再次達成共識。活動結束後，我們也會在當晚召開檢討會，每個幹部針對在活動碰到的問題進行討論與分析，並提出解決及改善的方法，避免在往後的其他活動上碰到類似的狀況時，不知如何應對。而在活動舉辦期間，看到住宿生們能夠玩得如此開心、盡興，對我們而言就是莫大的鼓勵，所有的汗水也因此有了它的價值，同時也是促成我們每一次籌辦活動的主要動力來源。

一晃眼，擔任宿舍樓長也邁入第三年了。在這幾年，除了參與多場大大小小的活動、學習到籌辦活動的能力、與其他幹部們齊心協力的完成許多事情之外，我感受到了自己成長與蛻變的過程，以及在這

之中帶給我的喜悅。從一顆小小、怕生的種子，經過了幾年下來自己的耕耘、宿舍的滋潤，以及蘭潭宿舍幹部這個大家庭。在心靈上，我已長成了一棵結實、飽滿的果樹。回顧在蘭潭宿舍的這四年，除了經歷了許多趣事以及自我成長，更多有所感觸的，是對於這裡的感恩。四年一路走來，不管是豔陽高照，還是風風雨雨的日子，這片土地數年如一日地孕育、呵護著我們這些莘莘學子，讓我們能夠不受豔陽和風雨的干擾，順利地成長茁壯。



蘭潭五舍

宿舍日記隨筆

作者 / Cj

「出門在外，要照顧好自己，跟室友關係好一點，以後互相照顧也方便。」，一大早，家裡就總動員的跟著我一起來到嘉義整理宿舍，爸爸離開前不斷叮嚀著我這件事。不知不覺中我也升上了大學，第一次離開家裡搬到外地去住，不免有些期待，但同時又擔心著往後一切要靠自己所打理的日子，從小就被培養得獨立自主的個性，對於「住宿」這件事應該不太難，我想。純樸的民雄校區，九月的艷陽，辣辣地潑灑在學校宿舍前方的道路上，一旁小池裡的錦鯉，似乎也都懶洋洋了起來，一動也不動的佇在水中，地上因為陽光穿透樹蔭，亮亮的一點一點，偶爾一陣微風吹來，樹影也跟著隨風起舞，整個校區彷彿就是一座純樸的小村莊，宿舍和系館是仿多力克式建築形式，好似一座座帕德嫩神廟，端莊且不失典雅。站在宿舍門口面前，看著「綠園一舍」的斗大四字，這裡，將開啟我的大學生活每一天的新開始，這裡，會帶給我充實的校園宿舍生活。

六人一間的房間，說大不大，說小不小，雖有時會覺得沒什麼隱私，但基本空間幾乎都還夠用。「嘿，我叫暉新，台南來的。」，六個大男孩擠在同一間房間裡剛開始多少尷尬，幸好B床的同學率先說話，暉新是音樂系的學生，不高但有在健身，身體顯得精壯，一身黝黑的肌膚搭配著寬鬆的籃球明星隊服，就能知道它也是一位愛打球運動的人，「痾，嗨我叫星鵬。」，另外一位靦腆室友也是一句簡短的介紹，就一臉尷尬的看著其他人。六個大男孩就在尷尬害羞的氛圍底下相互介紹了一輪，我看著五位室友心裡突然浮出一絲笑意，總覺得這個組合想必在未來的日子一定會很好玩，事不出我所料，一個禮拜後大家

徹底解放，真的變得很「好玩」。每天早上，陽光照進房間，伴隨著此起彼落的微微鼾聲，大家依舊沉浸在各自的美夢裡，然而叫醒我們的，不是睡到自然醒的意識，也不是校園早八敲響的鐘聲，而是星鵬的鬧鐘!!!!以前常聽學長說，那個設鬧鐘的，永遠是不會醒來的那個，他設的鬧鐘，是拿來叫醒其他室友叫他起床的.....，現在我正親身驗證了這件事，另一名室友綽號曹C，總是會在被吵醒後，起身坐在床上，一臉厭世的看著正熟睡的星鵬，帶著眼罩，罩著耳塞，繼續幸福的睡著，做著他的春秋大夢。每天早上醒來的當下，大家多是先需要「冷靜」一番，再開啟一天「美好的」早晨，雖然如此，亦是一種宿舍情趣體驗。

另外兩位室友則都是我系上的同學，一位交了女朋友後就常常不見蹤影，另外一位則常常泡在電腦桌前玩遊戲，分別是L厂和阿銘(綽號)，對於這兩位系友兼室友，關係總是特別深厚，做事也都常常一起行動，還記得有一次，我得了腸胃炎發高燒倒在房間，當時的我已經燒到將近四十度，根本無法好好說話或甚至站起來，這兩位小暖男輪流不斷在旁邊照顧我，裝熱水、定時量體溫，幾乎是每五分鐘就問我一次好點沒，那種關心大概是在宿舍生活中所始料未及的，對於自己所遇到的室友，心中真的只有滿滿的感謝，因為有他們而豐富了我的大學課後生活。在宿舍有太多的生活小趣事可以說，與室友的相處，或是宿舍每到一陣子總會辦些小活動，又或是跑到其他系友房間串門子時，結交了更多「別人的室友」，一群臭男生的房間肯定不會太安靜，整棟宿舍也常常鬧哄哄的到一兩點才漸漸沒聲音，但這就是宿舍生活，可以認識、結交更多朋友，一起玩、一起吃、一起住，常常在想，如果沒有體驗過宿舍生活，感覺大學生活的樂趣也會多少有所折扣吧!

當然有時所發生的事情，也不是那麼令人愉快的經驗體驗，有一次宿舍某位學長喝的醉醺醺地回來，半夜開始大發酒瘋，不斷摔東西，還遇到人就吼，弄得整棟宿舍不得安寧，當時才剛搬進宿舍的小大一們當然全都嚇壞，也很無奈，幸好有樓長的神救援和對方理性溝通，才讓這位學長冷靜回房間休息，那時的我也只慶幸還好不是跟那位學長同寢阿……。宿舍的同學形形色色，活潑的、安靜的，或是整晚宅在房間的、七晚八晚才回來的，每個人都正體驗著各自得大學生活，因為有了宿舍而讓我們有了認識的契機，宿舍的美好生活體驗即是大學生活記憶的一部分，長存心中，格外珍惜。

綠園二舍



第二個家-最後之日

作者 / 陳偉賢

如果以在營的老兵為例，離開的日子已經「破百」，住在進德樓的日子，認真算起來也將近千日，2018 年的夏天，我與它的故事也即將畫下一個句點，認真回想起來，從 2015 年的七月第一次報到，2016 開始授命成為樓長，而 2018 很快的也就著到來，或許在六月鳳凰花盛開之際，便是我該與進德樓說聲：「再見。」的時候。

陽光隔著窗簾灑進，現在所住的 707 號房較三年前入住 206 時的四人，偌大的空間，卻讓我顯得更為孤寂，就連陽台邊的玫瑰也有日光陪伴，室友一位一位的搬離宿舍，到現在也只剩下我，雖然還有認識的朋友偶爾來串串門子，陪我聊聊天，但孤寂總在每日入睡前，向翻開從書櫃上拿下的書，做為一日結束，原來我的宿舍生活只剩日復一日的消磨著時間，直到離去的那天到來，就像羅葉〈孤寂〉：「昨天如此，今天照樣，明天大概也相去不遠……。」

剛搬入進德樓時，我還只是個大二學生，如今卻也已是個大四的準畢業生，其中將近千個日子以來，也算是發生過許多令人難忘的，當我經歷了國際學生交流，才發現外語的真正重要性，進德樓裡，有來自各個國家的外籍學生，有美國的 Tamara、印尼的 Calvin、Welly、越南的 Lam，我還認識了好多好多外籍生，他們各自擁有不同的文化，節日、服飾，甚至是飲食，Tamara 喜歡籃球，她甚至希望能看到弟弟進入 NBA 這個最高殿堂，Calvin 的中文始終沒把音節唸的標準，「嘉義大學」總是唸成「嘉義大隨」，Welly 是個回教徒，飲食的禁忌在台灣的社會，尤其是剛到嘉義的時候，如此的不方便，而每回在宿舍看到披著 hi jab 的肯定是 Welly 和她的室友 Tika，而我總是問她們，

難道你們不熱嗎?她們只是搖了搖頭，而第一次宿舍宣達事項時，我忘了按鈴便打開了大門，第一次見著沒有 hijab 的 Welly 是如此的慌張，躲回了房間，一旁的 Tika 笑說:「你要把人家娶回家了。」那可是真是個天大誤會，Lam 吃得食物總喜歡酸辣俱全，端上桌的菜，總要加上幾匙的「康寶鮮味露」才算夠味，還記得有一次為了幫她找「酸果」，問遍了全嘉義市的中藥店，就是沒能找到，最後卻在宿舍附近一間泰式餐廳找著了，瞧她當下心滿意足的臉，我也跟著滿足了。

九月開始的每個星期四，我開始嘗試教他們學習中文，一開始以為注音符號他們能夠意會，我努力地解釋，他們拼命的點頭，實際上卻在課後我才發現是根本沒人能夠理解，第二禮拜的課程開始前，自己先找了羅馬拼音表，一個字，一個音的慢慢練習，練習如何拉近彼此之間的關係，我教他們中文，他們陪我練習英文，相互的砥礪總是比孤軍奮戰來的更好，起初他們就連講出名字都嫌困難，到後來慢慢能以中文介紹自己的國家，甚至是能學著唱中文歌，光良〈童話〉是他們第一首表演的曲目，指導他們的一個學期，他們喜歡稱我「老師」，但我卻是擔當不起這樣的名稱，對我而言，我只是自己的能力去做，而能做的事情也真的有限，我能夠認識他們這群來自各個國家的學生，並成為他們的朋友，甚至是透過他們去了解不同於台灣的各個文化的每個層面，我想我所獲得的，遠比付出的多出太多。

而我最不捨的經歷，大概是熟悉的學長. 姊畢業，從進德樓離開的那刻，原以為離我還尚遙遠的日子，沒想到也跟著鳳凰花開而悄悄到來，起先是拉拔我進入幹部的耀萱學長，再來是指導我學習如何成為一位領導者的詩雅學姊，當然不能缺少待我如親兄弟的證翔學長，他們看著我成長，而我卻是看著他們離去，離別時，雖然臉上是掛著堅強，背後卻自己偷偷的躲在被窩裡難過，而對他們離去時說:「我

們還會再見。」卻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真正與他們再見。

進德樓是我所居的巢，陳輔導員是身兼父職與母職的照料著我們，每日只為我們而煩心，而我們猶如巢內等待翅膀長齊的雛鳥，每日想著要比昨日更努力地揮舞著翅膀，每日嚮往看看外面的天空，是否如此的湛藍，等待著離巢的時候，拍拍翅膀朝著藍天飛去，等待著這個夏天到了，我便是真的該向這裡的所有人事物說聲：「再見。」



進德樓

蘭潭宿舍追憶

作者 / 蔡陳友

佇立在嘉義市前往月影潭心斜坡上的嘉大蘭潭校區宿舍，在我大學四年來出現不少變化，從一開始的火鍋團到快炒店，到至今的空屋；拓寬了的柏油路；清水祖師廟旁也通了條往六舍後方的旋轉門小道。四年期間有些景象還是未變的：嘉大現炒滿滿的學生、總是營業到11點的大熊滷味、有間冰店、一番食堂…，還有那條在我大一沒機車時，只能咬著牙，努力踩著踏板，以腳踏車強行騎上去的漫長斜坡。

宿舍承接許多離鄉在外遊子的疲累，上完課後總是想回到宿舍休息。不論是傍晚透過五舍房間窗口露出的微昏陽光，還是晚上社團活動結束後，在黑夜中路燈照映下的宿舍大樓。拖著一天下來疲累的身軀，一見到這些場景，總是令我放鬆，走入房間中，躺上床鋪，補充能量，迎接新的一天。夏夜熱得睡不著時，便伴著外頭的蟬鳴，讀書或是思考著人生。宿舍生活最精彩的便是每一年的文化季，閃亮的燈光舞台，攤販熱鬧的招呼學生，年輕的大學男女，特地穿上浴衣，或華麗的裝扮，他們行走在男、女宿之間，歡笑暢談著，在遊戲攤位間穿梭，嬉笑打鬧著。

沒課、假日在宿舍的日子，常常睡到接近中午再起來，走到陽台上，看著明媚的陽光，四周學生有已經離開去上課的，也有熬了一整夜，仍在床上補眠的。整個宿舍靜悄悄的，僅有時不時的微風，吹得一樓停車場上那棵大梧桐樹的枝條、樹葉婆婆搖曳，傳來陣陣沙沙聲。

如今，在宿舍的最後幾個月，回想在這裡的四年回憶，想到要離

開這熟悉的環境，想到未來這熟悉的景色將不復見，總是帶點滄桑，又讓人有些無所適從。但我們都不得不成長，朝下個階段邁進，不得不起飛，離開這裡，即使將來不會再以學生、住宿生的身分享受著宿舍生活，但不論多少年過去，我想再回來這裡見見，僅僅只是紀念陪伴著我四年時光的這間蘭潭宿舍。



蘭潭五舍

憶 站

金作獎 作者 / 阿德

一絲 兩絲

光線悄聲地鑽了進來

輕輕地將空氣中的霉味碎成了輕塵 隨風飄散

夾雜著思念 滴落在地板

在夏蟬高歌的那一天

風 從夜裡來

輕拂過一間間燈火通明的書房

盪起了滿屋子快活的笑聲

涼亭與小徑上的落葉 增添了幾分秋意

夕陽的餘暉從指縫間溜走

卻連道別都還來不及說 便被

一場名為霜降的雨

帶走了調色盤上最迷人的色彩

也模糊了那熟悉的建築物輪廓

溫度驟降 萬物沉睡

手裡細細一線 連結了兩處相思

這一來一往 再次喚起那熟悉的溫暖

空蕩的書房 迴響著

四年來的點滴歡笑 一幕幕景象再次放映

這回 光線不再躡手躡腳

大方地為我身上的學士服漿得筆挺

輕撫帽穗 散發出淡淡清香

一滴滴美好的回憶 包覆著酸與甜的各種滋味

沿著上揚的嘴角 以別離之名

滴落在這塊讓我成長茁壯的土地

帶著滿懷的豐碩果實

我繼續前行

道聲再常不過的問候

銀作獎 作者 / 樂芽

晨曦初醒

早陽與鬧鈴擊碎了寂寥的長夢

熱水淋首 漱口時將一夜的疲憊吐出

與零五房的室友們

道聲再常不過的早安

將微積分與精力放入背包裡

把電路學及熱情捧在懷抱中

和宿餐阿姨問早道好後

填滿了晨計的能量

也滋潤了還有些萎靡的情緒

抖擻地前往求知的殿堂

太陽在晴空中計算著拋物線時

我們正如電容器般

吸收著名為學問的電能

當地球結束了半週期的自轉

勞累的影子溜進愛的小路



往六舍的黃昏渠道 劃過
卸下了一天的知識與操勞
和室友們同行繞出旋轉門
將補充最後的飽足
回房後將一身的髒污沖去
前往三樓探討化學平衡的奧秘
返回四樓共享電玩作戰的快感
睡前交誼廳內馳騁在乒乓球桌上的力與勁
是青春最完美的交流
在這異鄉的熟悉家園裡
感受不到歲月的乾涸
當夜幕低垂時
與零五房的室友們
道聲再常不過的晚安

離身

銅作獎 作者 / 陳偉賢

六月末的廊道仍是寂靜，寂靜的只剩時間相擁

仍然是較小的哭，較老的安慰，

二樓的男人裸著夢想喊三樓的是否一起

一起再多擁有一年可以作夢。

陽光躺在陽台上，你枕著月季花，花之聲在空間裡

繞樑三日

六樓的女人隔著鐵線蕨喊七樓學長是否一起

一起再多擁有一年可以廝守，廝守是柔軟唇上的膏蜜。

昨天如此，今天照樣，明天大概相差不遠

滿堂的課 翹到只剩書桌前的檯燈，點著

畢業的日子

那似乎曾遙不可及，遠的現在能以一手握著雙行淚水。

白色披肩晾著你的笑聲，笑聲

迴盪在六月末的廊道，請你搭載我們之間的星河

悄悄的，趁洋楹樹的花沒掉落之前

趕緊離身。

那些閃著青春的夜

佳作獎 作者 / 羅仔真

「啪！」

十一點半的熄燈聲響起

黑暗的粒子襲擊

桌前的燈抵抗著

在地面形成對峙的光影

已習慣這爭鬥的我仍注視著報告紙

它的臉色蒼白得有些刺眼

輕轉手中淡藍色的自動筆

我盤算著如何開拓這片土地

鼻子卻分神 拉攏叛亂的份子

向左邊探去

室友正捧著泡麵衝著我傻笑

「喀啣！」

我果斷投下硬幣

奔向消夜的懷抱

溫熱的湯 順著血液麻痺我拿著筆的手

捲曲的麵 沿著神經盤據我算著題的腦

「要睡啦？報告呢？」

「明天吧……」

拎著尷尬的笑 蓋上被子

我已準備迎來清晨五點的鬧鐘



寢室日常

佳作獎 作者 / 痕

陽光像金箔一樣灑進房間

抽風機剪裁成六等分

平均分配

我們一直都是極端的一群

安靜時 連蚊子都替我們沉默

氣氛熱烈時

十六度也無法降溫

明明各自端坐成雕像

卻願意改變 牽起彼此的桌緣

我說 我曾滿身是傷

直說的傷害小於內心獨白

你們卻輕撫著我的髮

用疏密程度不一的

齒 咬嚙陰影

也曾在鋪上輾轉

捲成恬靜的壽司

你們則用海苔的喧鬧來包裹

鮭魚卵般的關心

調成蜂蜜芥末的口味

而明明是最年輕的軀體

卻被話語畫上皺紋

你一筆她一筆

從碎念的母親到

荒謬、不相稱的阿嬤

我能將這些稱呼與智慧

畫上等號嗎

嘻嘻嘻哈哈

我們狂放而自在的笑聲

伴著眼皮低垂 迴盪

從宿舍窗外望進室內是怎樣的風景

佳作獎 作者 / SUN

悄然通過綠色訊息的縫隙，

讓吱喳的耳語自然落下，

漏過交錯的光影，

讓風是乾淨的。

桌面交織的格紋，

有一個地方可以休息，

沒被橡皮擦屑填滿，

長出許多幼苗，

馬克杯中的水，

要給等待光線的人止渴。

碰撞，在對立的牆面，

產生更大的能量，

才能在一個剛好的位置，

停留，

在原地輕輕旋轉，

像在音樂盒上，

踮起腳尖，

還能自得其樂。

有一種旋轉，

會有風，

讓空氣快速流過，

帶著自己，

穿過大門，

成為奔跑的鹿。



家的距離

佳作獎 作者 / 歐怡均

一睜開眼

咫尺的天花板映入眼簾

啊…原來是在宿舍

沉重的眼皮緩緩地闔上

週末除了驚天動地的沖水聲以外

其餘都隔絕於另一個空間裡

沒有隔夜的舟車勞頓

然而 倏忽間

矛盾的想法油然而生

懷念家人邊看電視

邊對政治議題高談闊論

想念古裝劇裡

陰險狡詐 機關算盡

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

懷念父母親的千叮萬囑

想念與家人團聚的溫馨

該開開心的回家

當作這筆交通費沉入

深不見底的水塘中

還是百般無奈的數著饅頭度過這

漫漫長夜呢

海洋的另一端

是無窮無盡的思念

有家歸不得的感慨

只能埋藏在心裡的深處

也許該慶幸

我與家人的距離

並非遙不可及

生 長

佳作獎 作者 / 喵嗚

種子，被種進，空無一人、且肥沃的土壤

慢慢地、慢慢地

種子發芽，逐漸茁壯

小苗長大了，有著些許的葉子

儘管，儘管

風吹日曬如何地摧殘

狂風暴雨如何地阻礙

依舊在生長著

遭受的困境，成為了養分

更好的在生長著

長出了更多的葉子，歡笑聲也增加著

突然

劇烈的晃動

驚叫著

最後

回歸平靜

時光流逝，抓不住
曾經遭受的，已看不見痕跡
依舊在生長著
有人選擇離開，就有人選擇留下
葉子好像發出了悲鳴
似乎有甚麼落下，又似乎沒有
種子長大了
小樹歡快地笑著
隨著時光流逝
他強壯了，又衰弱了
最後又變得強壯了
似乎有甚麼改變了，又似乎沒有
象徵友誼，觀望著這一切

住宿第一夜

作者 / 三把刀

燈關了

頓時的思念伴隨著淚水湧上心頭

我在這一頭 而家在遙遠的那一頭

夜深了

輾轉難眠

在床上轉了數百圈

纏了一身的思念

隻身在外最害怕的是

高掛的明月

我的家人阿

你們是否也跟我一樣望著同一個月亮

我想應該不是同一個吧

因為故鄉的月亮還要更圓更亮

月亮一定和我一樣在思念遠方的家人

否則月亮也不會有陰晴圓缺

心中的遺憾大概只有月亮可以了解

希望月亮可以幫我照出一條

通往家鄉的路



蘭潭夜景

圖

作者 / 江詹軒

那年，九月，我與我的行囊離鄉，
來到宿舍四人房，
四個來自不同地方的姑娘。
唯一一個白皮膚，配上三個黑珍珠，
每天的相處，總以為是畫不完的圖，
上課呼喚妳起床，考試叮嚀妳讀書，
最後和樂融融不孤獨。
大學四年進入尾聲，一切都那麼剛好，
帶不走回憶，只能收著當初的行囊，
踏上回家的路途。

離 家

作者 / 常竹

人們總說 離家的學子總是自由的
就像是離開了鳥籠的鳥兒一般
無拘無束 自由自在
要我說 離家的學子總是孤獨的
無數的午夜夢迴總是想起家人
離鄉背井 隻身上路
初臨明德樓 無疑是陌生的
初進寢室 只覺內心似有無數人在擊鼓
忐忑不安 摒氣斂息
一句簡單的自我介紹
雖不至於瞬間變成好友 但也算認識了彼此
先淡後濃，先疏後密，先遠後近，交友之道也
漫步在明德樓周遭的小路上
靜靜的感受著安寧的氣氛
聽 聽到了清脆的鳥叫聲，起伏的蟲鳴聲
看 看到了體育場上人們肆意地揮灑著汗水

路邊兩排樹木就像是衛士般挺立著

威武霸氣 拔地倚天

每回從學校機車停車場步行回宿時

路旁的燈柱總是像個引路人般

為我指引著前方的道路

走至盡頭時映入眼簾的是

似大山般聳立著的明德樓

巍峨壯觀 氣勢不凡

在明德樓住了幾個月

也從一開始的忐忑不安到現在的熟悉自在

離家後的生活就這麼在這過了數月

有時候回想起過去數月 總是覺得時間過得飛快

未來的事我不知曉我只知道盡一切努力讓時間不留白

遇見

作者 / 佐也

我推開房門，初見了你們，

我不安卻也興奮，看見了你們

你們微笑以對，我認識了你們，

我們歡笑開心，我擁有你們。

喜愛我們那些聊天的時光，歡笑的片刻，

我喜愛你們的體貼及溫柔，我想到好久好久之前，

當我疲憊不堪時，你們替我準備消夜的時刻，

我好累，累得不能自拔，但你們卻總是讓我開心欣喜的存在，

當我們互道晚安，更讓我增加安全感及歸屬感。

多少人處得不好而各自分離，而我何其幸運擁有你們，

我們比任何人都處的好，

是嗎？

當大家為新的一年的室友而煩惱時，

我們笑談著要住一舍還是二舍，

我們總是一起微笑，一起面對各種困境。

面臨大三無法共住的情境，

我們沉默不提，

並且維持了一陣子的靜默，

那是第一次我感受到宿舍最清晰的聲音是呼吸聲，

我想念的歡笑聲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成長該學習的獨立，

我害怕失去你們，因你們總是令我感到溫暖，

我尚未學習如何成長，為即將到來的離別感到害怕。

最近冰山融化，冰塊在我們之間消散，

在那風大的夜晚，卻是數個月裡我感到最溫暖的一晚，

我們釋懷的聊著天，決定有空就要時常與對方相聚，

在這宿舍裡培養的情感，會伴隨各種美好的回憶，

一起持續下去。

就像那天當我打開門，看見你們的笑容一樣。